



皆怪手不見于傳
書集韻則於性木

二李列傳第七十一

西川屯鳳
氏雷開甫

唐書百四十六

李栖筠字貞一，世為趙人。幼孤，有遠度，莊重寡言，體貌軒特，喜書多所通曉，為文章勁迅，有體要，不妄交遊。族子華，每稱有王佐才，士多慕向。始居汲，共城山下，華固請舉進士，俄擢高第，調冠氏主簿。太守李峴視若布衣交，遷安西封常清節度府判官，常清被召，表攝監察御史，為行軍司馬。肅宗駐靈武，發安西兵，栖筠料精卒七千赴難，擢殿中侍御史。李峴為大夫，以三司按羣臣陷賊者，表栖筠為詳理判官，推源其人，所以脅汙者，輕重以情，悉心助峴，故峴愛恕之譽。一旦出，呂諲崔器上三遷，吏部員外郎判南曹。時大盜後，選簿亡舛，多偽冒，栖筠剖析有條，吏氣奪號，神明遷山南防禦觀察使，會峴去相，栖筠坐所善，除太子中允。眾不直，改河南令。李光弼守河陽，高其才，引為行軍司馬，兼糧料使，改絳州刺史，擢

平。與。極。如。無。干。預。何。乃。見。于。楊。筠。竹。也。此。亦。前。之。光。緒。也。

累給事中是時楊綰以進士不鄉舉但試辭賦浮文非取士之實請置五經秀才科詔羣臣議栖筠與賈至李廙以綰所言為是進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磴利且百宰相望元載忌之出為常州刺史歲仍旱編人死徙踵路栖筠為浚渠廝江流灌田遂大稔宿賊張度保陽羨西山累年吏討不克至是發卒捕斬支黨皆盡里無吠狗乃大起學校堂上畫孝友傳示諸生為鄉飲酒禮登歌降飲人人知勸以治行進銀青光祿大夫封贊皇縣子賜一子官人為刻石頌德蘇州豪士方清因歲凶誘流殍為盜積數萬依鰲歛間阻山自防東南厭苦詔李光弼分兵討平之會平盧行軍司馬許杲恃功擅留上元有窺江吳意朝廷以創殘重起兵即拜栖筠浙西都團練觀察使圖之栖筠至張

自防三子
一居房

設武備遣辯士厚齎金幣抵杲軍賞勞使士歆愛奪其謀杲懼悉眾度江掠楚泗而潰以功進兼御史大夫則又增學廬表宿儒河南褚冲吳何負等超拜學官為之師身執經問義遠邇趨慕至徒數百人又奏部豪姓多徙貫京兆河南規脫徭科請量產出賦以杜姦謀詔可元載當國久益恣橫代宗不能堪陰引剛鯁大臣自助欲收綱權以黜載會御史大夫敬括卒即召栖筠與河南尹張延賞擇可為大夫者延賞先至遂代括會李少良陸珽等上書劾載陰事詔御史問狀延賞稱疾不敢鞫少良珽覆得罪死帝殊失望出延賞為淮南節度使引拜栖筠為大夫始栖筠見帝敷奏明辯不阿附帝心善之故制麻自中以授朝廷莫知也中外竦瞻栖筠素方挺無所屈於是華原尉莫陳恂以優補長安尉當參臺栖筠物色其勞恂色動不能對乃自言為徐浩杜濟薛邕所引非

真優也始浩罷嶺南節度使以壞貨數十萬餉載而濟方為京兆
邕吏部侍郎三人者皆載所厚栖筠并劾之帝未決會月蝕帝問
其故栖筠曰月蝕修刑今罔上行私者未得天若以儆陛下邪繇
是怙等皆坐貶故事賜百官宴曲江教坊倡鞞雜侍栖筠以任國
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帝比比欲召相憚載輒止然有進用皆
密訪焉多所補助栖筠見帝猗違不斷亦內憂憤卒年五十八自
為墓誌贈吏部尚書諡曰文獻栖筠喜獎善而樂人攻已短為天
下士歸重不敢有所斥稱贊皇公云子吉甫

吉甫字弘憲以蔭補左司禦率府倉曹參軍貞元初為太常博士
年尚少明練典故昭德皇后崩自天寶後中宮虛卹禮廢缺吉甫
草具其儀德宗稱善李泌竇參器其才厚遇之陸贄疑有黨出為
明州長史贄之貶忠州宰相欲害之起吉甫為忠州刺史使甘心

焉既至置怨與結權人益重其量坐是不徙者六歲改郴饒二州
會前刺史繼死咸言牙城有物怪不敢居吉甫命菑除其署以視
事吏由是安誅破姦盜窟穴治稱流聞憲宗立以考功郎中召知
制誥俄入翰林為學士遷中書舍人劉闢拒命帝意討之未決吉
甫獨請無置宜絕朝貢以折姦謀時李錡在浙西厚賂貴幸請用
韓滉故事領鹽鐵又求宣歙問吉甫對曰昔韋臯蓄財多故劉闢
因以構亂李錡不臣有萌若益以鹽鐵之饒采石之險是趣其反
也帝寤乃以李巽為鹽鐵使高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
兵與崇文趨果園以攻渝合吉甫以為非是因言漢伐公孫述晉
伐李勢宋伐譙縱梁伐劉季連蕭紀凡五攻蜀繇江道者四且宣
洪蘄鄂疆弩號天下精兵爭險地兵家所長請起其兵擣三峽之
虛則賊勢必分首尾不救崇文懼舟師成功人有鬪志矣帝從之

外孫黃裳杜黃裳
劉闢叛唯黃裳因
勸不赦又嚴優待劉
闢發遣言天子知位
不可失成請必誅由
是言劉闢之叛杜
黃裳嚴優待皆請必
誅此殆有甫請也置
此天譴一也又嚴優
待劉闢及後請必誅
皆天將也先願助討
賊平之又高崇文為
崇文討劉闢西自圍
出郾劍門兵解梓潼
之圍鹿頭山南距成
都五十里扼三川之
要關城之旁連八屯

以拒兵。崇文破賊于城下。明日。賊者麻堆。直鹿引老。使賊將。賊死。奪而有之。不。鹿引城。凡。我皆。賊。搖。大將阿跌。光。後。期。罪。請。入。自。贖。乃。字。鹿。頭。斷。賊。將。也。賊。大。震。女。將。仇。良。輔。未。度。頭。城。降。遂。趣。成。都。關。走。退。舍。又。崇。文。獨。侍。利。關。及。時。移。乃。山。南。首。度。使。令。崇。文。傳。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嚴。礪。請。出。并。州。兵。乃。大。後。時。賊。此。不。能。二。也。且。嚴。使。傳。自。利。關。初。及。使。即。遣。請。自。河。東。送。兵。遣。將。助。賊。可。今。此。乃。以。為。崇。文。度。使。嚴。礪。乃。不。後。可知。此。不。能。三。也。且。

鹿頭。距成都。僅。二。百。五。十。里。而。果。園。合。皆。在。城。都。五。七。里。之。外。今。崇。文。既。已。圍。鹿。頭。則。必。城。乃。必。爭。地。而。賊。方。危。破。之。秋。是。不。可。緩。頃。刻。而。退。尺。寸。之。際。也。今。乃。云。崇。文。圍。鹿。頭。未。下。礪。請。出。并。州。兵。與。崇。文。趙。果。園。汝。渝。合。以。此。則。是。鹿。頭。將。賊。賊。已。敗。而。礪。乃。加。建。請。出。并。州。兵。吉。甫。方。以。報。官。洪。斬。郭。強。擊。不。惟。不。時。日。已。去。運。糧。非。糧。而。其。可。指。又。皆。捨。近。而。之。意。殊。非。兵。家。攻。取。要。此。照。於。可。見。不。以。報。并。州。兵。入。蜀。為。非。是。而。請。起。宣。洪。斬。郭。強。擊。兵。將。三。味。之。意。

礪復請大臣為節度吉甫諫曰崇文功且成而又命師不復盡力矣因請以西川授崇文而屬礪東川益資簡六州使兩川得以相制由是崇文悉力劉闢平吉甫謀居多吐蕃遣使請尋盟吉甫議德宗初未得南詔故與吐蕃盟自異牟尋歸國吐蕃不敢犯塞誠許盟則南詔怨望邊隙日生帝辭其使復請獻濱塞亭障南北數千里求盟吉甫謀曰邊境荒岨犬牙相吞邊吏按圖覆視且不能知今吐蕃縣山跨谷以數番紙而圖千里起靈武著劍門要險之地所亡二三百所有得地之名而實喪之陛下將安用此帝乃詔謝贊普不納張愔既得徐州帝又欲以濠泗二州還其軍吉甫曰泗負淮餉道所會濠有渦口之險前日授建封幾失形勢今愔乃兩廊壯士所立雖有善意未能制其眾又使得淮渦阨東南走集憂未艾也乃止中書史滑渙素厚中人劉光琦凡宰相議為光琦

持異者使渙請常得如素宦人傳詔或不至中書召渙於延英承旨迎附羣意即為文書宰相至有不及知者由是通四方賂謝弟泳官至刺史鄭餘慶當國嘗一責怒數日即罷去吉甫請間劾其姦帝使簿渙家得貲數千萬貶死雷州又建言州刺史不得擅見本道使罷諸道歲終巡旬以絕苛斂命有司舉材堪縣令者軍國大事以寶書易墨詔由是帝愈倚信元和二年杜黃裳罷宰相乃擢吉甫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吉甫連塞外遷十餘年究知間里疾苦常病方鎮疆恣至是為帝從容言使屬郡刺史得自為政則風化可成帝然之出郎吏十餘人為刺史自王叔文時選任狼冒吉甫始簿其負人得敘進官無留才又度李錡必反勸帝召之使者三往以病解而多持金啗權貴至為錡游說者吉甫曰錡庸才而所蓄乃亡命羣盜非有鬪志討之必克帝意決復言昔

使崇文懼舟師有功
而志力於崇文人
則并四兵自初伐
與崇文借五平以
成功而宣洪斬岳
兵不問有自三峽
者而圖之就金於
昔甫可謀竟崇文
髮之效其理也
崇文黃裳傳則
嗣及唯夢崇文勸
不赦者高崇文
凡兵進退黃裳自
指授不切于機崇
文素憚劉濬崇文
曾人認曰公不奮命
者尚以濬代崇文
一死力傳賊以
平群臣賀崇文
黃裳曰時卿功
言平則則者崇
黃裳之力今及功
于崇文此天也
夫崇文以宰相而
伐叛之任書之信

固于宜耳而未有以
中書令之乃敢多
就使不實且狀亦
而死于君子則此
甫數事本皆有
而今史之所述是
非也蓋于子臣
以日嘗主脩崇文
叙如昔甫之美思
指指而不實以此
乃有隋之時史
求書者甫之美而
不可心于是竊取
崇文之依傲而為
然故其言大抵相
以不預其間亦務
抵牾考不實則
有今新書又因心
實而書之無利心
是期也之修之意

徐州亂嘗敗吳兵江南畏之若起其眾為先鋒可以絕徐後患韓
弘在汴州多憚其威誠詔弘子弟率兵為犄角則賊不戰而潰從
之詔下錡眾聞徐梁兵興果斬錡降以功封贊皇縣侯徙趙國公
德宗以來姑息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為相歲餘凡易三十
六鎮殿最分明裴均以尚書右僕射判度支結黨傾執政會皇甫
湜等對策指摘權彊用事者皆怒帝亦不悅均黨因宣言殆執政
使然右拾遺獨孤郁李正辭等陳述本末帝乃解吉甫本善竇羣
羊士諤呂溫薦羣為御史中丞羣即奏士諤侍御史溫知雜事吉
甫恨不先白持之久不決羣等銜之俄而吉甫病醫者夜宿其第
羣捕醫者劾吉甫交通術士帝大駭訊之無狀羣等皆貶而吉甫
亦固乞免因薦裴均自代乃以檢校兵部尚書兼中書侍郎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為淮南節度使帝為御通化門祖道賜御餌禁友

居三歲奏蠲逋租數百萬築富人固本二塘溉田且萬頃漕渠庠
下不能居水乃築隄闕以防不足洩有餘名曰平津堰江淮旱浙
東西尤甚有司不為請吉甫白以時救恤帝驚馳道使分遣賑貸
吉甫雖居外每朝廷得失輒以聞六年裴均病免復以前官召吉
甫還秉政入對延英凡五刻罷帝尊任之官而不名吉甫疾吏負
廣繇漢至隋未有多於今者乃奏曰方今置吏不精流品龐雜存
無事之官食至重之稅故生人日困冗食日滋又國家自天寶以
來宿兵常八十餘萬其去為商販度為佛老雜入科役者率十五
以上天下常以勞苦之人三奉坐待衣食之人七而內外官仰奉
稟者無慮萬負有職局重出名異事雜者甚眾故財日寡而受祿
多官有限而調無數九流安得不雜萬務安得不煩漢初置郡不
過六十而文景化幾三王則郡少不必政紊郡多不必事治今列

州三百縣千四百以邑設州以鄉分縣費廣制輕非致化之本願
詔有司博議州縣有可併併之歲時入仕有可停停之則吏寡易
求官少易治國家之制官一品奉三千職田祿米大抵不過千石
大曆時權臣月奉至九千緡者州刺史無大小皆千緡宰相常袞
始爲裁限至李泌量閑劇稍增之使相通濟然有名在職廢奉存
額去閑劇之間厚薄頓異亦請一切商定乃詔給事中段平仲中
書舍人韋貫之兵部侍郎許孟容戶部侍郎李絳參閱蠲減凡省
冗官八百員吏千四百員又奏收都畿佛祠田磴租入以寬貧民
德宗時義陽義章二公主薨詔起祠堂于墓百二十楹費數萬計
會永昌公主薨有司以請帝命減義陽之半吉甫曰德宗一切之
恩不可爲法昔漢章帝欲起邑屋於親陵東平王蒼以爲不可故
非禮之舉人君所慎請裁置墓凡以充守奉帝曰吾固疑其冗減

之今果然然不欲取編民以官戶奉墳而已吉甫再拜謝帝曰事
不安者第言之無謂朕不能行也十宅諸王旣不出閤諸女嫁不
時而選尚皆繇中人厚爲財謝乃得遣吉甫奏自古尚主必慎擇
其人江左悉取名士獨近世不然帝乃下詔皆封縣主令有司取
門閥者配焉田季安疾甚吉甫請任薛平爲義成節度使以重兵
控邢洛因圖上河北險要所在帝張於浴室門壁每議河北事必
指吉甫曰朕日按圖信如卿料矣劉潼舊軍屯普潤數暴掠近縣
吉甫奏還涇原畿民賴之八年回鶻引兵自西城柳谷侵吐蕃塞
下傳言且入寇吉甫曰回鶻能爲我寇當先絕和而後犯邊今不
足虞也因請起夏州至天德復驛候十一區以通緩急發夏州精
騎五百屯經略故城以護党項而巳旣而果邊吏妄言六胡州在
靈武部中開元時廢之置宥州以處降戶寓治經略軍居中以制

戎虜北援天德南接夏州至德寶應間廢宥州以軍遙隸靈武道里曠遠故党項孤弱虜數擾之吉甫始奏復宥州乃治經略軍以隸綏銀道取鄜城神策屯兵九千實之以江淮甲三十萬給太原澤潞軍增太原馬千匹由是戎備完輯自蜀平帝銳意欲取淮西方吉甫在淮南聞吳少陽立上下攜泮自請徙壽州以天子命招懷之反間以撓其黨會討王承宗未及用後田弘正以魏歸吉甫知魏人謂田進誠才而唐州乃蔡喉衿請拔進誠爲刺史以臨賊境且慰魏心烏重胤守河陽吉甫以汝州捍蔽東都聯唐許當蔡西面兵寡不足憚寇而河陽乃魏博之津弘正歸國則爲內鎮不宜戍重兵示不信請徙屯汝州帝皆從之後弘正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賜其軍錢二十萬弘正曰吾未嘗於移河陽軍也及元濟擅立吉甫以內地無屑齒援因時可取不當用河朔故事與帝意合

又請自往招元濟苟逆志不悛得指授羣帥俘賊以獻天子不許固請至流涕帝慰勉之會暴疾卒年五十七帝震悼賻外別賜縑五百卹其家自大斂至卒哭皆中人臨弔吉甫圖淮西地未及上帝敕其子獻之及葬祭以少牢贈司空有司諡曰敬憲度支郎中張仲方非之帝怒貶仲方更賜諡曰忠懿始吉甫當國經綜政事衆職咸治引薦賢士大夫愛善無遺褒忠臣後以起義烈與武元衡連位未幾節度劔南屢言元衡材宜還爲相及再輔政天下想望風采而稍修怨罷李藩宰相而裴垍左遷皆其謀也李正辭晚相失及與蕭俛同召爲翰林學士獨用俛而罷正辭人莫不疑憚帝亦知其專乃進李絳遂與有隙數辯爭殿上帝多直絳然畏慎奉法不忤害顧大體左拾遺楊歸厚嘗請對日已旰帝令它日見固請不肯退旣見極論中人許遂振之姦又歷詆輔相求自試又

何修案去南以
憲宗元和九年
十月庚申年
自一五年九年
無此焚感
十月已丑焚感
犯太微西上將
而巳
相為將以政
月
不
大白
于化
志

表假郵置院具婚禮帝怒其輕肆欲遠斥之李絳為言不能得吉甫見帝謝引用之非帝意釋得以國子主簿分司東都初政事堂會食有巨牀相傳徙者宰相輒罷不敢遷吉甫笑曰世俗禁忌何足疑邪徹而新之吉甫居安邑里時號安邑李丞相所論著甚多皆行于世前卒一歲焚感掩太微上相吉甫曰天且殺我再遜位不許子德修亦有志操寶曆中為膳部員外郎張仲方入為諫議大夫德修不欲同朝出為舒湖楚三州刺史卒次子德裕自有傳李鄴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高等補祕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史懷光反河中鄴與母妻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洛且革母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鄴私遣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鄴籍在軍不得為母駕奈何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虛實及所以攻取者白諸

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問之鄴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歸洛中召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迫建封子愔主軍務帝以鄴剛敢拜宣慰使持節直入其軍大會士喻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眾不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鄴曰非詔命安得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中丞憲宗立為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為鳳翔隴右節度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修謁鄴以為不可詔為去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鄴以兵二萬分壁鄆境資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興天子憂財乏使程異馳駟江淮諷諸道

輪貨助軍，鄜素富彊，卽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于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繁鄜倡之。先是吐突承璀爲監軍，貴寵甚，鄜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璀歸數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鄜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鄜彊直無私，與楊憑、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鄜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子拭，仕歷宗正卿、京兆尹、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祕書監卒。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劾奏內園使郝景全不法事，景全反，擿礪奏犯順宗嫌名，坐奪俸。礪

外修表及摘節
作返摘

上言因事告事，旁訟它人者，咸通詔語也。禮不諱嫌名，律廟諱嫌名不坐，豈臣所引詔書而有司輒論奏，臣恐自今用格令者，委曲迴避，旁緣爲姦也。詔不奪俸，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八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爲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悟，亦不臣賊。嗣襄王之亂，轉側淮南，高駢受僞命，礪苦諫，不納入爲中書舍人。翰林學士辭職歸華陰，復以學士召。乾寧元年，進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崔昭緯素疾礪，諷劉崇魯掠其麻，哭之，言礪懷姦與中人楊復恭昵款，其弟爲時溥所殺，不可相天子。翌日下遷太子少傅，礪乃自言爲崇魯誣，汗書十一上不止。初，崇魯父坐受賂，仰藥死，故礪以醜語及之。議者譏其非大臣體。昭宗素所器遇，決意復用之，而李茂貞等上言深詆其非，帝不獲已，又罷爲太子少師。於是茂貞及王行瑜、韓建擁兵闕下，列礪罪殺之于都亭驛，行瑜

誅有詔復官爵贈司徒諡曰文確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有俊才亦遇害贈禮部員外郎

贊曰剛者天德故孔子稱剛近仁骨彊四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若栖筠鄒二子其剛者歟栖筠抗權邪不及相鄒得相不願拜非剛疇克勝之吉甫踐天宰謀謨是矣而鯁正有愧於父云

一李列傳第七十一

終

西川忠貞堂
氏唐國開甫

唐書百四十六

三王魯辛馮三李曲二盧列傳第七十二

唐書百四十七

王思禮高麗人入居營州父爲朔方軍將思禮習戰鬪從王忠嗣至河西與哥舒翰同籍麾下翰爲隴右節度使思禮與中郎將周佖事翰以功授右衛將軍關西兵馬使從討九曲後期當斬臨刑翰釋之思禮徐曰死固分也何復貸爲諸將壯之天寶十三載吐谷渾蘇毗王款附詔翰至磨環川應接思禮墜馬蹇甚翰謂監軍李文宜曰思禮跛足尚欲何之俄加金城郡太守安祿山反翰爲元帥奏思禮赴軍玄宗曰河隴精銳悉在潼關吐蕃有豐唯倚思禮耳翰固請乃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翰委以軍事密勸翰表誅楊國忠翰不應復請以三十騎劫至潼關殺之翰曰此乃吾反何與祿山事潼關失守思禮與呂崇賁李承光同走行在肅宗責不堅守引至纛下將斬之宰相房琯諫以爲可收後効遂獨

斬承光赦思禮等尋副房琯戰便橋不利更爲關內行營節度河西隴右伊西行營兵馬使守武功賊安守忠來戰思禮退保扶風賊分兵略大和關去鳳翔五十里李光進戰未利行在戒嚴從官潛出其孥帝使左右巡御史虞候識其姓名衆稍稍止命郭子儀以朔方兵擊之會崔光遠行軍司馬王伯倫判官李椿以兵二千屯扶風聞賊已西欲乘虛襲京師徑至高陵賊引軍還擊椿等椿已至中渭橋殺守者千人進攻苑門伯倫戰死椿被執先是賊餘衆留武功既傳官軍入京師乃燒營遁自是賊不敢西長安平思禮先入清宮收東京戰數有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戶五百尋兼潞沁等州節度乾元元年總關中潞州行營兵三萬騎八千與子儀圍賊相州軍潰惟李光弼思禮完軍還尋破史思明別將萬餘衆於直千嶺光弼徙河陽代爲河東節度副大使上元元

年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薨贈大

尉諡曰武烈思禮善守計短攻戰然持法嚴整士不敢犯在太原

器甲完精儲粟至百萬斛云此後名書也

魯貝幽州薊人長七尺餘略通書史以蔭補左羽林長上隴右節

度使哥舒翰引爲別奏顏真卿嘗使隴右謂翰曰君與郎將總節

制亦嘗得人乎貝時立階下翰指曰是當爲節度使從破石堡城

收河曲遷左武衛將軍後復以破吐蕃跳盪功除右領軍大將軍

安祿山反拜上洛太守將行於帝前畫攻守勢遷南陽太守兼守

捉防禦使封金鄉公尋爲山南節度使以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

弟五萬屯渚水南賊將武令珣畢思琛等擊之衆欲戰貝不可賊

右趨乘風縱火鬱氣奔營士不可止負扉走賊矢如雨貝與中人

薛道挺身走舉衆沒賊時嶺南節度使何履光黔中節度使趙國

珍襄陽節度使徐浩未至其子弟半在軍挾金爲資糧至是與械
偕棄與山等賊資以富吳擊散兵保南陽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
招下不從使武令珣攻之令珣死田承嗣繼往潁川來瑱襄陽魏
仲犀合兵援吳仲犀弟孟馴兵至明府橋望賊走吳城中食盡米
斗五十千一鼠四百餓者相枕藉朝廷遣使者曹日昇宣慰加吳
特進太僕卿不得入日昇請單騎致命仲犀不可會顏真卿自河
北至謂曰使者不顧死致天子命設爲賊獲是亡一使者脫能入
城則萬心固矣中官馮廷瓌亦曰將軍必入我請以兩騎助仲犀
益騎凡十輩賊望見知皆銳兵不敢擊遂入致命人心益固日昇
復以騎趨襄陽領兵千由音聲道運糧餉吳故吳得與賊相持踰
三月吳被圍凡一年晝夜戰人至相食卒無救至德二載五月乃
率衆突圍走襄陽承嗣尾擊吳殊死戰二日斬獲甚衆賊引去俄

拜御史大夫襄鄧十州節度使亦會二京平賊走河北時襄漢數
百里鄉聚蕩然舉無樵煙初賊欲剽亂江湖賴吳適扼其衝故南
夏以完策勲封岐國公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又加淮西節度鄧
州刺史與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吳領淮西襄陽兩鎮步卒萬
人騎三百明年與史思明戰安陽王師不利吳中流矢輒奔諸節
度潰去所過剽奪而吳軍尤甚有詔來瑱節度淮西徙吳鄭陳毫
節度使至新鄭聞郭子儀整軍屯穀水李光弼還太原吳羞惴仰
藥死年五十七

王難得沂州臨沂人父思敬少隸軍試太子賓客難得健于武工
騎射天寶初爲河源軍使吐蕃贊普子郎支都者恃趨敏乘名馬
寶鈿鞍略陣挑戰甚閑暇無敢校者難得怒挾矛驟馬馳支都不
暇鬪直斬其首玄宗壯其果召見令殿前乘馬挾矛作刺賊狀大

悅賜錦袍金帶累授金吾將軍從哥舒翰擊吐蕃至積石虜吐谷
渾王子悉丹參及悉頰藏而還復收五橋拔樹停城進白水軍使
收九曲加特進肅宗在靈武軍賞乏難得上家貲助軍試衛尉卿
俄領興平軍及鳳翔兵馬使收京師方戰麾下士失馬難得馳救
矢著眉披膚鄣目乃拔箭斷膚殊死前鬪血濺面不已帝嘉之從
郭子儀攻相州累封琅邪郡公為英武軍使寶應二年卒贈潞州
大都督子子顏少從父征討檢校衛尉卿生莊憲太后元和元年
憲宗朝太后南宮乃褒贈思敬為司徒難得太尉子顏太師唯子
顏子用及封用字師柔拜太子詹事纔三月封太原郡公掌殿苑
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謙畏無過卒贈工部尚
書

辛雲京蘭州金城人客籍京兆世為將家雲京有膽決以禽生斬

趙德久跋
辛京京碑

馘常冠軍積功遷特進太常卿史思明屯相州雲京以銳兵四千
襲滏陽追破其眾至浪井錄多授開府儀同三司加代州都督鎮
北兵馬使太原軍亂帝惡鄧景山繩下無漸以雲京性沈毅故授
太原尹進封金城郡王雲京治謹于法下有犯雖絲毫比不肯貸
及賞功亦如之故軍中畏而信回紇恃舊勲每入朝所在暴鈔至
太原雲京以戎狄待之虜畏不敢惕息數年太原大治加檢校尚
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大曆三年檢校左僕射卒年五十
五代宗為發哀流涕贈太尉謚曰忠獻它日郭子儀元載見上語
及雲京帝必泫然及葬命中使弔祠時將相祭者至七十餘幄喪
車移晷乃得去德宗時第至德以來將相雲京為次從弟京杲字
京杲信安王禕節度朔方京杲與弟旻以策干說禕評吝加異後
從李光弼出井陘督趨盪先驅戰嘉山尤力肅宗異之召見曰黥

云元和姓
慕載卒
氏云懷節
生言為都
水使者言
生雲京京
果而碑乃
言懷節生
思廉為左
驍衛大將
軍公即大
將軍之愛
子金城郡
王從父
弟新史
即書亦同
金城郡王
即雲京也
然則姓慕
以京杲為
言之子雲
京同父
弟誤矣

什修宗用宗化云
寶應元年建卯月
癸丑河東軍亂其
節度鄧景山都知
兵馬使辛雲京自
稱前度使以傳之
則朝廷命也以其
允言則雲京自
立也二者何可取信
非以唐藩鎮事狀
考其實乃雲京自
立一後以軍中一情
諸胡耳如鄧景山
云果怒作亂景山也
雲京宗以其後取
方不復究驗遣使
諭撫其軍軍中請
雲京為節度使詔
可此蓋唐中葉已
後藩鎮大抵皆此
文氏子雲京本傳乃
為之委曲隱而不
言因亂自立於時
史官于雲京本傳
有私私試又舉不
以驗之夫僕國懷
之禍不地豈非雲
京之禍也

彭關張之流乎累遷鴻臚卿召為英武軍使代宗立封肅國公遷
左金吾衛大將軍進晉昌郡王歷湖南觀察使後為工部尚書致
仕宋泚盜京師以老病不能從西嚮慟而卒贈太子少保旻亦從
光弼定恒趙後署太原三城使史思明屯相軍及滏陽旻逆擊走
之東都陷退守河陽卒于屯雲京曾孫謹別傳
馮河清京兆人始隸郭子儀軍以戰多拜左衛大將軍後從涇原
節度使馬璘充兵馬使數以偏師與吐蕃遇多效級名聞軍中建
中時節度使姚令言率兵討關東以河清知留後幕府殿中侍御
史姚況領州而行師過闕有急變德宗走奉天河清況聞問召諸
將計事東向哭相勵以忠意象軒毅眾義其為無敢異言即發儲
鎧完仗百餘乘獻行在初帝之出六軍蒼卒無良兵士氣沮及河
清輸械至被堅勒兵軍聲大振即拜河清涇原節制使安定郡王

况行軍司馬宋泚數遣謀人誅之河清輒斬以徇興元元年渾瑊
以吐蕃兵敗賊韓旻等涇人妄傳吐蕃有功將以叛卒孥與貨歸
之眾大恐且言不殺馮公吾等無類矣田希鑒遂害河清况挺身
還鄉里京師平贈河清尚書左僕射拜况太子中舍人况性簡退
未嘗言功屬歲凶奉稍不自給以飢死河清再贈太子少傅
李芄字茂初趙州人解褐上邽主簿嚴武為京兆尹薦補長安尉
李勉觀察江西表署判官永泰初宣饒劇賊方清陳莊西絕江劫
商旅為亂支黨繁結芄請以秋浦置州扼衿要使不得合從勉是
其計奏以宣之秋浦青陽饒之至德置池州即詔芄行州事後魏
少游代勉表署都團練副使攝江州刺史以母喪解勉之節度永
平復辟幕府會李靈耀反署芄兼亳州防禦使護陳賴饒道便軍
興德宗立授河陽三城鎮遏使糧貲善者必先以給士士悅之達

練事宜嚴備常若有敵未幾拜節度使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屬
與馬燧等破田悅洹水上以功檢校兵部尚書實封百戶進圍悅
悅將符璘以騎五百降芑大開壁門納之興元初檢校尚書右僕
射以疾將請老謂所親曰歲方旱蝗上厭征伐天下城壘堅戈鋌
利然務以力勝其可盡乎救敝者莫若德方鎮之臣宜先退讓死
權錮祿吾敢哉言而不踐非吾志也固求罷歸東都卒年六十四
贈太子太保

李叔明字晉閬州新政人本鮮于氏世爲右族兄仲通字向天寶
末爲京兆尹劔南節度使兄弟皆涉學輕財務施叔明擢明經爲
楊國忠劔南判官乾元中除司勳員外郎副漢中王瑀使回紇回
紇遇瑀慢叔明讓曰大國通好使賢王持節可汗唐之壻恃功而
倨可乎可汗爲加禮復命遷司門郎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

民號能吏擢商州刺史上津轉運使遷京兆尹長安歌曰前尹赫
赫具瞻允若後尹熙熙具瞻允斯久之以疾辭除太子右庶子崔
旰擾成都出爲邛州刺史旰入朝卽拜東川節度使遂州刺史徙
治梓州大曆末或言叔明本嚴氏少孤養外家冒鮮于姓請還宗
詔可叔明初不知意醜之表乞宗姓列屬籍代宗從之建中初吐
蕃襲火井掠龍州陷扶文遠三州叔明分五將邀擊走之以功加
檢校戶部尚書梁崇義阻命詔引兵下峽戰荆門敗其衆襄州平
遷檢校尚書左僕射德宗幸興元出家貲助軍悉衣幣獻宮掖加
太子太傅封薊國公初東川承兵盜鄉邑彫破叔明治之二十年
撫接有方華裔遂安後朝京師以病足賜錦輦令宦士肩舁以見
拜尚書右僕射乞骸骨改太子太傅致仕貞元三年卒謚曰襄始
叔明與仲通俱尹京兆及兼秩御史中丞並節度劔南又與子昇

俱兼大夫蜀人推爲盛門叔明素惡道佛之弊上言曰佛空寂無爲者也道清虛寡慾者也今迷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勸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爲斃耗臣請本道定寺爲三等觀爲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爲民德宗善之以爲不止本道可爲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都官員外郎彭偃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爲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爲下今道士有名亡實俗鮮歸重於亂政輕僧尼帑穢皆天下不逞苟避征役於亂人甚今叔明之請雖善然未能變人心亦非因人心者夫天生蒸人必將有職游閑浮食王制所禁故賢者受爵祿不肖者出租稅古常道也今僧道士不耕而食不織而衣一僧衣食歲無慮三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不貲臣謂僧道士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

冠

尼及女官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凡人年五十嗜欲已衰況有戒法以檢其性情哉刑部員外郎裴伯言曰衣者蠶桑也食者耕農也男女者繼祖之重也而二教悉禁國家著令又從而助之是以夷狄不經法反制中夏禮義之俗也傳曰女子十四有爲人母之道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子十六有爲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士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官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道餘悉還爲編人官爲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爲廬舍議雖上罷之子昇以少卿從德宗梁州叔明嚴敕以死報故昇有功擢禁軍將軍貞元初遷太子詹事坐郤國公主貶羅州別駕叔明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歿數年子孫驕縱貲產皆盡世言多藏者以叔明爲鑒云

曲環陝州安邑人客隴右少喜兵法資勇敢善騎射天寶中從哥

舒翰討吐蕃拔石堡取黃河九曲洪濟等城授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從魯炅守鄧州與賊武令珣戰炅加左清道率從李抱玉屯河陽又自將兵守澤州破賊銳將安曉拜羽林將軍與諸將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大曆中戍隴州數破吐蕃以功兼太常卿德宗初虜寇劔南詔環以邠隴兵五千馳救收七盤城威武軍維茂等州虜破走威名大振加太子賓客賜名馬豫討涇州劉文喜遷開府儀同三司封晉昌郡王邠隴兵馬使時李納逼徐州環與劉玄佐救之敗其眾功最建中三年擢邠隴行營節度使李希烈陷汴州環守寧陵戰陳州斬賊三萬五千級禽其將翟崇暉進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改陳許節度賜封三百戶二州比爲寇衝民苦剽鹵客他縣環勤身節用寬賦斂簡條教不二歲歸者繼係訓農治兵穀食豐行轉檢校尚書左僕射貞元

十五年卒年七十四贈司空

趙德父跋王虔
休碑云碑載虔
休事與唐史列
傳官爵行治
多同惟碑云贈
右僕射轉左
僕射小失不足
道而碑與傳皆
云虔休汝州梁
縣人姓纂爲
范陽人非也

王虔休字君佐汝州梁人少涉學有材武以信義爲鄉黨畏慕大曆中刺史李深署爲裨將澤潞李抱真聞其名厚以幣招之授兵馬使抱真討河北戰雙岡臨洺虔休以多擢步軍都虞候封同昌郡王實封五十戶抱真卒元仲經等謀樹其子緘一軍思亂虔休正色語眾曰軍王軍州王土也帥亡當稟天子何云云有妄謀眾服其言得不亂德宗嘉之以邕王爲昭義節度大使擢虔休潞州左司馬領留後本名延貴至是賜名號令撫循軍中大治初抱真之喪軍司馬元誼據洺州叛虔休遣將李廷芝討之戰長橋斬級數百次雞澤又破之守戍皆奔魏博卽決水灌城將壞遣掌書記盧頊入見誼陳利害誼請朝卽以頊爲洺州別駕使守洺誼出亦奔魏治潞二歲遷昭義節度使檢校工部尚書始屬城州縣守宰

多署它職不親政故治苟簡虔休悉增俸稟遣就部人以安安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左僕射諡曰敬虔休性格敏節用度既沒所部帑廩皆可支數歲嘗得太常樂家劉玠撰繼天誕聖樂因帝誕日以獻其樂以宮爲均示五聲有君也以上爲德本五運在中也奏二十五疊取二十四氣而成一歲奏十六節象元凱登庸于朝云後中和樂本于此子麗成等十人並補太學生

盧羣字載初系出范陽少學於垂山淮南陳少游聞其名奏署幕府已而薦諸朝李希烈反以監察御史爲江西行營糧料使嗣曹王臯節度江西奏爲判官臯徙荆襄皆從其府以勁正聞入爲侍御史郭子儀家與嬖人張昆弟訟財不平又言嬖人宅匿珍寶德宗促按之羣奏言子儀有大勲德今所訟皆其家事且嬖人宅子儀昔畀之非子弟所宜言請赦勿問從之人謂羣識大體累遷兵

部郎中淮西吳少誠擅決司洧水溉田使者止之不奉詔命羣臨詰少誠曰是於人有利羣曰臣道貴順恭恪所以爲順也專命廢順雖利何有且怠於事上者固不能責其下矣少誠聽命羣又爲陳古今成敗事逆順禍福皆有效所以感動之少誠竦然既置酒與賦詩又歌以慰之少誠感悅不敢桀以奉使稱旨遷檢校祕書監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卽以羣代節度羣嘗客于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卒年五十九贈工部尚書

李元素字大朴邢國公密裔孫仕爲御史東都留守杜亞惡大將令狐運會盜劫輸絹於洛北運適與其下畋近郊亞疑而訊之幕府穆貞張弘靖按鞫無狀亞怒更以愛將武金掠服之死者甚衆亞請斥運醜土詔監察御史楊寧復驗事皆不讎亞怒劾寧罔上

寧抵罪又自以不失盜爲功因必其怒傳致而周內之若不可翻者德宗信不疑宰相難之詔元素與刑部員外郎崔從質大理司直盧士瞻馳按亞迎以獄告元素徐察其冤悉縱所囚以還亞大驚復劾元素失有罪比元素還帝已怒奏獄未畢帝曰出元素曰臣言有所未盡帝曰第去元素曰臣以御史按獄知冤不得盡辭是無容復見陛下帝意解卽道運冤狀帝感寤曰非卿孰能辨之然運猶以擅捕人得罪流歸州死于貶武金流建州後歲餘齊抗得真盜繇是天下重之遷給事中後美官缺咸冀元素得其處會鄭滑節度使盧羣卒拜元素檢校工部尚書節度其軍治有異績元和初召爲御史大夫大夫自貞元後難其人不補而元素以夙望召拜中外企聽風采旣而一不建爲容容持祿內望作宰相久之不見用則謝賓客曰無以官散外我見屬吏輒先拜人人失望

李錡反拜浙西節度使數月還爲國子祭酒進戶部尚書判度支元素少孤奉長姊謹悌及沒悲鯁成疾因辭職屏居其妻石泉公主方慶之孫前妻子皆不肖而元素溺姬侍王不見答元素久疾益昏惑遂出之王訴諸朝詔免元素官且令畀王貲五百萬卒贈

陝州大都督

盧士玫者山東人以文儒進端厚無競爲吏部員外郎善于職再遷知京兆尹劉總入朝與士玫故內姻乃請析瀛鄭兩州用士玫爲觀察使詔可俄而幽州亂朱克融襲之朝廷欲重其任就加節度使士玫空家貲助軍然部卒多家幽州陰導克融入故士玫闔府皆見囚幽州天子赦克融得還以太子賓客分司東都徐號州刺史復爲賓客卒贈工部尚書

三王魯辛馮二本
盧列傳第七十二終

唐書百四十七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三

唐書百四十八

令狐彰字伯陽京兆富平人其先自燉煌內徙父湏爲世善吏始尉范陽通民家女生彰罷歸畱彰母所旣長志膽沈果知書傳大義射命中從安祿山署左衛郎將與張通儒入長安又署左街使二京平走河朔史思明署博滑二州刺史屯滑臺時中人楊萬定監滑州軍彰欲以節自顯募没人夜度河悉籍士馬州縣獻款因萬定以聞肅宗大悅下書慰勞彰移壁杏園渡思明疑之遣群爰以兵劫彰彰諭衆以大誼皆感附死力遂破爰兵潰圍出以麾下數百人朝賜甲第帷帳什器拜滑毫魏博節度使河朔平加兼御史大夫封霍國公檢校尚書右僕射始滑當寇衝城邑墟榛彰躬訓吏下檢軍力農法令嚴無敢犯者田疇大闢庫委豐餘歲時貢賦如期時吐蕃盜邊召防秋兵彰遣士三千自齋糧所過無秋毫犯

供擬讓不受時躉其能然猜阻伎忍忤者輒死怒潁州刺史李岵遣姚奭代之戒曰不時代殺之岵知其謀因殺奭死者百餘人奔汴州上書自言彰亦劾之河南尹張延賞畏彰畱岵使故彰書先聞斥岵夷州殺之與魚朝恩有隙及用事彰不敢入朝會母喪失明卒方疾甚敕子建通運歸東都私第悉上軍府兵仗財用簿最表吏部尚書劉晏工部尚書李勉堪大事請以自代代宗得表咨悼下詔褒美其門閭贈太傅建累官右龍武軍使德宗幸奉天建方肄士射遂以四百人從且殿擢行在中軍鼓角使左神武軍大將軍其妻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女也建將棄之誣與門下客郭士倫通榜殺士倫而逐其妻士倫母痛憤卒寶臣請劾按無狀建會赦免帝取常膳錢五十萬葬士倫母子并恤其家俄起建爲右領軍大將軍復坐專殺以勲被貸坐妄自陳貶施州別駕卒贈右領

軍大將軍又加贈揚州大都督憲宗時宰相李吉甫奏言彰將死籍上土地兵甲遣諸子還第彰同時河朔諸鎮傳子孫熏灼數代唯彰忠義奮發而長子建坐事幼子運無辜皆竄死今通幸存惟陛下用之因授贊善大夫時討蔡故連徙壽州圍練使聞吉甫卒不自安每戰虛張首級敗則掩不奏露布上宰相武元衡却之後爲賊攻焚膚聚破屯柵通大懼重墜不敢出詔金吾大將軍李文通宣慰將至遂代之貶昭州司戶參軍事久乃召爲右衛將軍給事中崔植還其制帝使喻植以彰有功不忍棄其嗣制乃下終左衛大將軍運爲東都畱守將爲杜亞所陷流死歸州

張孝忠字孝忠本奚種世爲乙失活酋長父謚開元中提衆納款授鴻臚卿孝忠始名阿勞以勇聞燕趙間共推張阿勞王沒諾干二人齊名沒諾干王武俊也孝忠魁偉長六尺性寬裕事親孝天

寶末以善射供奉仗內安祿山奏爲偏將破九姓突厥以功擢漳源府折衝祿山史思明陷河洛常爲賊前鋒朝義敗乃自歸授左領軍將軍以兵屬李寶臣累加左金吾衛將軍賜今名寶臣以其沈毅謹詳遂爲姻家易州諸屯委以統制十餘年威惠流聞田承嗣寇冀州寶臣付兵四千使出上谷屯貝丘承嗣見其軍整嚴歎曰阿勞在焉冀未可圖也卽焚營去寶臣與朱滔戰瓦橋奏孝忠爲易州刺史分精騎七千當幽州擢太子賓客封符陽郡王寶臣晚節稍忌刻殺大將李獻誠等而召孝忠孝忠不往復使其弟孝節召之孝忠復命曰諸將無狀連頸受戮吾懼禍不敢往亦不敢叛猶公不覲天子也孝節泣曰卽歸且僂死孝忠曰偕往則并命吾畱無患也果不敢殺然寶臣素善孝忠及病不能語以手指北而死子惟岳擅立詔朱滔以幽州兵討之滔忌孝忠善戰慮師出

爲已患使判官蔡雄往說曰惟岳孺子弄兵拒命吾奉詔伐罪公乃宿將安用助逆而不自求福也今昭義河東軍已破田悅而淮西軍下襄陽梁崇義尸出井中斬漢江上者五千人河南軍計日北首趙魏滅亾可見公誠去逆蹈順倡先歸國可以建不世功孝忠然之遣將程華報滔連和遣易州錄事參軍事董稹入朝德宗嘉之擢孝忠檢校工部尚書成德軍節度使令與滔并力孝忠子弟在恒州者皆死孝忠重德滔爲子茂和聘其女締約益堅敗惟岳於東鹿滔欲乘勝襲恒州孝忠乃引軍西北壁義豐滔疑之孝忠將佐諫曰尚書推赤心於朱司徒可謂至矣今逆賊已潰元功不終後且悔之孝忠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而恒州多宿將迫之則死鬪緩之則改圖且滔言大而識淺可以慮始難與守成故吾堅壁于此以待賊之滅耳滔亦止屯東鹿月餘王武俊果斬惟岳

以獻已而定州刺史楊政義以州降孝忠遂有易定時三分成德地詔定州置軍名義武以孝忠爲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叛復遣蔡雄說之答曰吾旣爲唐臣而天性樸彊業已効忠不復助惡矣吾與武俊少相狎然其心喜反覆不可信幸謝司徒志鄙言滔復啖以金帛皆不受易定介二鎮間乃浚溝壘修器械感厲將士乘城固守滔悉兵攻之帝詔李晟竇文場率師援孝忠滔解去遂全其軍孝忠因與晟結婚天子出奉天孝忠遣將楊榮國以銳卒六百佐晟赴難收京師興元初詔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貞元二年河北蝗民餓死如積孝忠與其下同粗淡日膳裁豆醋而已人服其儉推爲賢將明年檢校司空詔其子茂宗尚義章公主孝忠遺妻入朝執親迎禮賞賚甚厚五年爲將佐所惑以兵襲蔚州入之奉詔還鎮有司劾擅興削司空六年還其官卒年六

十一追封上谷郡王贈太師諡曰貞武子茂昭茂宗茂和

茂宗擢累光祿少卿左衛將軍元和中歷閑廐使初至德時西戎陷隴右故隴右監及七廐皆廢而閑廐私其地入寶應初始以其地給貧民茂宗恃恩奏悉收其賦又奏取麟游岐陽收地三百餘頃民訴諸朝詔監察御史孫革按行還奏不可茂宗負左右助誣革所奏不實復遣侍御史范傳式覆實乃悉奪其田長慶初岐人列訴下御史盡以其地還民寶歷初遷兗海節度使終左龍武統軍茂和歷左武衛將軍裴度討蔡奏爲都押衙茂和數以膽勇求自試謂度無功辭不行度請斬之以令軍憲宗曰子以其家忠且孝爲卿遠斥後終諸衛將軍

茂昭本名昇雲德宗時賜今名字豐明少沈毅頗通書傳孝忠時累擢檢校工部尚書孝忠卒帝拜邕王諒爲義武軍節度大使以

茂昭爲畱後封延德郡王後二年爲節度使弟昇璘薄王武俊爲人座上嫚罵武俊怒襲義豐安喜無極掠萬餘人茂昭嬰城遣人厚謝乃止久之入朝爲帝從容言河朔事帝竦聽曰恨見卿晚召宴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器幣優具詔其子克禮尚晉康郡主帝方倚之經置北方會崩故茂昭每入臨輒哀不自勝順宗立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復遣之鎮賜女樂二人固辭車至第門茂昭引詔使辭曰天子女樂非臣下所宜見昔汾陽咸寧西平北平皆有大功故當是賜今下臣述職以朝奈何濫賞後日有立功之臣陛下何以加之復賜安仁里第亦讓不受憲宗元和二年請朝五奏乃聽願畱不許加兼太子太保旣還王承宗叛詔河東河中振武義武合軍爲恒州北道招討茂昭治廩廩列亭候平易道路以待西平軍承宗以騎二萬踰木刀溝與王師薄戰茂昭躬擐甲爲前鋒

令其子克讓從子克儉與諸軍分左右翼繞賊大敗之承宗幾危會有詔班師加檢校太尉兼太子太傅乃請舉宗還朝表數上帝乃許北鎮遣客間說皆不納詔左庶子任迪簡爲行軍司馬乘駟往代茂昭奉兩州符節管鑰圖籍歸之先敕妻子上道戒曰吾使而曹出易庶後世不爲汙俗所染未半道迎拜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至京師雙日開延英對五刻罷又表遷墳墓于京兆許之明年疽發於首卒年五十冊贈太師諡曰獻武帝思其忠擢諸子皆要職歲給絹二千匹少子克勤開成中歷左武衛大將軍有詔賜一子五品官克勤以息幼推與其甥吏部員外郎裴夷直劾曰克勤能有司法引庇它族開後日賣爵之端不可許詔聽遂著于令夷直字禮卿亦姪亮第進士歷右拾遺累進中書舍人武宗立夷直視冊牒不肯署乃出爲杭州刺史斥驩州司戶參

軍宣宗初內徙復拜江華等州刺史終散騎常侍

陳楚者茂昭甥也字材卿定州人有武幹事茂昭歷牙將常統精卒從征伐茂昭入朝擢諸衛大將軍封普寧郡王元和末義武節度使渾鎬喪師定州亂拜楚為節度使馳傳赴軍及郊無迎者左右勸無入楚曰定軍不來迎以試我今不入正墮計中乃冒雪行四十里夜入其州然軍校部伍皆楚舊也由是眾心乃定徙河陽三城入為左羽林統軍檢校司空卒年六十一贈司空子君奕亦至鳳翔節度使

康日知靈州人祖植當開元時縛康待賓平六胡州玄宗召見擢左武衛大將軍封天山縣男日知少事李惟岳擢累趙州刺史惟岳叛日知與別駕李濯及部將百人啐牲血共盟固州自歸惟岳怒遣先鋒兵馬使王武俊攻之日知使客謝武俊曰賊辱甚安足

趙德甫云康日知墓誌李紆撰唐史傳云祖植開元中為左武威大將軍而誌云祖諱石生傳云日知終晉絳

共安危哉吾城固士和雖引歲未可下且賊所恃者田悅耳悅兵血讎邢壕可浮不能殘半堞况吾城之完乎又給為臺檢示曰使者齎詔喻中丞中丞奈何負天子從小兒跳梁哉武俊悟引兵還斬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擢為深趙觀察使賜實封戶二百會武俊拒命遣將張鍾葵攻趙州日知破之上俘京師興元元年以深趙益成德徙日知奉誠軍節度使又徙晉絳加累檢校尚書左僕射封會稽郡王貞元初卒贈太子太師

子志睦字得衆資趨偉工馳射隸右神策軍遷累大將軍討張韶以多兼御史大夫進平盧軍節度使李同捷反放兵略千乘志睦挫其銳不得逞遂下蒲臺盡奪其械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徙涇原封會稽郡公卒年五十七贈司空子承訓字敬辭推門功進累左神武軍將軍宣宗擢為天德軍防

什謬集韓考
倚云初寇冠王
陷交趾詔節度使
孟球募兵三千
屯以八百人戍桂林

舊制三年一更至期
請代而考曾親吏
尹戡徐行儉倉不
恤才議廩賜之
請無登兵復留屯
一年成者怒殺都將
王仲甫有糧料判
官龐勛為將取庫
兵剽相衡虜壯
合眾千餘北還此
則康承訓傳以為
寧兵七百戍桂林
歲不得代而作亂
崔彥曾傳則以為
百人或三年請代
復留一年故怒而作
亂此二者不盡不同
未知孰是

禦使軍中馬乏虜來戰數負承訓罷冗費市馬益軍軍乃奮張始
党項破射鵬軍洛源鎮悉俘其人聞承訓威政皆還俘不敢警詔
檢校工部尚書封會稽縣男擢義武節度會南詔破安南詔徙嶺
南西道城邕州合容管經略使隸之遂統諸軍行營兵馬南詔深
入承訓分兵六道出以掩蠻戰不利士死十八唯天平卒二千還
屯闔軍震於是節度副使李行素完城不出南詔圍之四日或請
夜出兵襲蠻承訓意索不聽天平裨將陰募勇兒三百夜縋燒蠻
屯斬首五百南詔恐明日解而去承訓謬言大破賊告于朝羣臣
皆賀加檢校尚書右僕射籍子弟媼昵冒賞而士不及怨言嚙流
嶺南東道節度使韋宙白狀宰相承訓慙移授右武衛大將軍分
司東都咸通中南詔復盜邊武寧兵七百戍桂州六歲不得代列
校許佶趙可立因眾怒殺都將詣監軍使丐糧鎧北還不許即擅

斧庫劫戰械推糧料判官龐勛為長勒眾上道懿宗遣中人張敬
思部送詔本道觀察使崔彥曾慰安之次潭州監軍詭奪其兵勛
畏必誅募舟循江下益哀兵招亾命收銀刀亾卒艚匿之及徐城
謀曰吾等叩城大呼眾必應前日賞緡五十萬可得也眾喜牙健
趙武等欲亾勛斬首送彥曾曰此搖亂者彥曾不能詰勛怨都押
衙尹戡教練使杜璋兵馬使徐行儉又使白彥曾曰士負罪不敢
釋甲請為二屯且白退戡等府屬溫廷皓謂彥曾曰勛擅委戍一
可殺專戕大將二可殺私置兵三可殺士不子弟即父兄振袂而
唱內外必應銀刀亾命復在其中四可殺請分兩營脅去三將五
可殺彥曾謂然乃禡纛黃堂前選兵三千授都虞候元密屯任山
須助至劫取之遣邏子羸服覘賊比暮助至捕覘者知其謀即縊
偶人剽虛幟而詭路襲苻離密久乃寤回屯城南助與宿將喬翔

什諫景說文云厥
阪隅也今此云為
持厥義不可解
也。此為板字說文云
振夜戒字有必擊
也。

戰睢河翔大敗攝太守焦瑤遁去助入據州自稱兵馬留後初瑤
決汴水絕助北道水未至助度比密兵攻宿水大至涉而傳城不
克攻助劫百艘運糧趨泗州留婦弱持陬翌日密覺追之士未食
賊伏兵于舟而陣汴上軍見密皆走密追躡伏發夾攻之密敗衆
殲遂入徐州囚彥曾及官屬殺尹戡等又徇下邳漣水宿遷臨淮
蘄虹諸縣皆下遣偽將屯柳子屯豐屯滕屯沛屯蕭以張其軍乃
露章求節度使有周重者隱濠泗間號有謀助迎爲上客問策所
出因教助赦囚徒據揚州北收兗鄆西舉汴宋東掠青齊拓境大
河食敖倉可以持久助無雄才不納偽將劉行及攻濠州執刺史
盧望回自稱刺史帝遣中人康道隱宣慰徐州助郊迎旗鎧矛戟
亘三十里使騎鳴輦角聲動山谷置酒毬場引道隱閱其衆給爲
賊來降六十人安戮平民上首級夸勝道隱還固求節度卽殘魚

臺金鄉碭山單父十餘縣斬官吏出金帛募兵游民多從之帝乃
拜承訓檢校尚書右僕射義成軍節度使徐泗行營都招討使以
神武大將軍王晏權爲武寧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羽林將
軍戴可師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率魏博鄜延義武鳳翔沙陀吐渾
兵二十萬討之助好鬼道有言漢高祖廟夜閱兵人馬流汗助日
往請命巫言毬場有隱龍得之可戰勝助大役徒鑿地不能得賊
將李園劉佶攻泗歐宗丁從實分徇舒廬壽沂海諸道兵屯海州
度賊至作機橋維以長組賊半度組絕士溺死度者不得戰殲之
賊別取和州破沐陽下蔡烏江巢諸縣揚州大恐民悉度江淮南
節度使令狐絢移書陳禍福許助求節度助按甲聽命淮南合宣
潤兵成都梁山助夜度淮遂曙薄壘賊將劉行立王弘立與助合
敗淮南將李湘屯淮口劫盱眙帝又詔將軍宋威與淮南并力承

訓屯新興賊挑戰時諸道兵未集承訓帳下纔萬人退壁宋州勛益驕光蔡鉅賊陷滁州殺刺史高錫望應勛戴可師引兵三萬奪淮口圍勛都梁山下降其衆可師恃勝不戒弘立以兵襲之可師不克陣而潰士溺淮死逸者數百人賊取可師首傳徐州詔以馬士舉爲淮南節度使南面行營諸軍都統馳傳入揚州士舉曰城堅士多賊何能爲衆稍安始帝以晏權故智興子節度武寧欲以怖賊及是返爲賊困不敢戰乃更以隴州刺史曹翔爲兗海節度北面都統招討使屯滕沛魏博將辟尤屯蕭豐賊首孟敬文欲絕勛自立陰刻鑑爲文曰天口云云錫爾將軍夜瘞之野耕者得之以獻衆駭異乃齋三日授之勛知其謀使人襲殺之於是承訓屯柳子右夾汴築壘連屬一舍勛籍城中兵止三千劫民授甲皆穿窟穴遁去王弘立度睢圍新興鹿塘承訓縱沙陀騎躡之弘立走士赴水死自鹿塘屬襄城伏尸五十里數首二萬獲器鎧不貲承訓攻柳子姚周度水戰又敗乘風火賊周提餘卒去沙陀躡之及芳亭死者枕藉斬劉豐而周以十騎走宿州守將斬之勛懼乃害崔彥曾等謂其下曰上不許我節度與諸君真反矣大索兵得三萬許佶趙可立勸勛稱天策將軍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于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于廷勛坐受之引兵救豐刻木作婦人衣絳被髮軍過斫而火之乃行勛夜入城外不知勛出銳軍擊援屯魏博軍知勛自將驚而潰賊以所得送徐州以夸下曹翔退保兗州勛欲乘勝攻承訓或曰今北兵敗西軍搖不足虞也方蠶月宜息衆力農至秋士馬彊決可以取勝舉直曰時不重得願將軍無縱敵勛曰然時承訓方攻臨渙聞勛計追還兵仗以待勛軍皆市人囂而狂未陣卽犇

相蹈藉死者四萬。勛釋甲服垢襦脫收夷痕士三千以歸。遣張行實屯第城。馬士舉救泗州。賊解去。進攻賊濠州。是時又詔黔中觀察使秦匡謀討賊。下招義鍾離定遠。勛遣吳廻屯北津。援濠。士舉銳兵度淮。盡碎其營。初勛之遁。懼衆不軍。妄言有神。諱野中曰。天符下國。兵休。勛使下相語。符未降。故敗。北津帝恨魏博軍不勝。以宋威爲西北面招討使。率兵三萬屯蕭豐。約勛降者當赦之。始宿鄙人劉洪者。被黃袍白馬。使人封檄。叩觀察府曰。我當王。徐崔彥曾斬之。遺黨匿山谷。欲附勛。承訓諭降之。王師破臨渙。斬萬級。收襄城。畱武小睢諸壁。曹翔下滕。賊將以斬沛降。賊李直奔入徐州。翔又破豐。徐城下邳。賊益蹙。勛以張玄稔守宿州。張儒劉景助之。自稱統軍。列壁相望。承訓拔第城。張行實奔宿州。承訓遂圍宿州。行實教勛官軍盡銳于此。西鄙虛單。將軍直擣宋毫。出不意。宿圍。

自解。勛喜引而西。使舉直許佶守徐。承訓攻敗十遇皆勝。遣辯士以威動玄稔。玄稔賊重將也。以帛書射城外。約誅勛自歸。使張臯獻期。俄與二將會柳溪。伏士於旁。玄稔馳騎諱曰。龐勛首已梟。僕射寨矣。伏興斬劉景張儒。玄稔率諸將肉袒見承訓。自陳陷賊不早。奮久暴王師。願禽賊贖死。承訓許之。復請詐爲潰軍。劫符離。符離不知內之。已入。卽斬守將。得兵萬人。北攻徐州。許佶等不敢出。玄稔環城。彥曾故吏路審中啓白門內。玄稔兵許佶等啓北門走。玄稔身追之士大崩。皆赴水死。斬舉直許佶李直等。收叛卒親族。悉夷之。勛聞徐已拔氣喪。無顧賴。衆尚二萬。自石山而西。所在焚掠。承訓悉兵八萬逐北。沙陀將朱耶赤衷急追至宋州。勛焚南城。爲刺史鄭處冲所破。將南趨毫。承訓兵循渙而東。賊走。斬縣官兵。斷橋不及濟。承訓乃縱擊之。斬首萬級。餘皆溺死。閱三日得勛尸。

斬其子於京師。吳迴守濠州糧盡食人驅女孺運薪塞隍并填之。整旅而行馬士舉斬以獻勛之始得徐州貲儲蕩然乃四出剽取男子十五以上皆執兵舒鉏鉤爲兵號霍錐破十餘州凡二歲滅。詔擢張玄稔右驍衛大將軍承訓遷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徙節河東於是宰相路巖韋保衡劾承訓討賊逗撓貪虜獲不時上功貶蜀王傅分司東都再貶恩州司馬僖宗立授左千牛衛大將軍卒年六十六子傳業嘗從父征伐終郟坊節度使。李洎者淄青節度使正巳從父兄也始署徐州刺史建中初正巳卒子納叛攻宋州洎挈州自歸加兼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實封戶二百充招諭使初洎遣巡官崔程入朝且白宰相徐州不足獨抗賊得海沂爲節度可與成功洎素與二州刺史有約且不肯爲賊守程先咨張鎰而盧杞怒不先白故洎請中格及納攻徐劉玄

佐與諸將擊退之既賊方張乃加洎徐海沂密觀察使時海密爲賊守不受命洎未有以取之遷檢校戶部尚書會疽發背少間肩輿過市市人叫歡洎驚疽潰卒贈尚書左僕射以洎將高承宗代之其弟淡險人也恥居下陰約納攻徐爲內應并說滕將翟濟濟執以聞擢濟沂州刺史召淡入京師以洎赦不罪。

劉澶盧龍節度使怍之次子濟母弟也涉書史有材武好施愛士能得人死力始事朱滔常陳君臣大分裁抑其凶及怍得幽州不三月病且死澶侍湯液未嘗離輒以父命召濟於莫州濟嗣總軍事故德澶之讓以爲瀛州刺史有如不諱許代已久之濟自用其子爲副大使澶不能無恨因請以所部爲天子戍隴悉發其兵千五百馳歸京師無一卒敢違令者德宗甚寵之拜秦州刺史屯普潤軍中不設音樂士卒病親存問所欲不幸死哭之憲宗立方士

羅令則詣滙營妄言廢立以動滙命繫之辭曰吾之黨甚衆公無囚我約大行梓宮發兵無不濟滙械送闕下殺之錄功號其軍曰保義蕃戎畏懾不敢入寇常愾然有復河湟志屢爲朝廷言之未見省封累彭城郡公及病籍士馬求代既還卒于道年四十九贈尚書右僕射諡曰景

田弘正字安道父廷玠尚儒學不樂軍旅與承嗣爲從昆弟仕爲平舒丞遷樂壽清池東城河間四縣令以治稱遷滄州刺史李寶臣朱滔與承嗣不協合兵圍滄州廷玠固守連年食雖盡無叛者朝廷嘉其節徙相州承嗣盜磁相廷玠無所回染及悅代立忌廷玠之正召爲節度副使廷玠至讓悅曰而承伯父緒業當守朝廷法度以保富貴何苦與恒鄆爲叛臣自兵興來叛天子能完宗族者誰邪而志不悛盍殺我無令我見田氏血汗人刀也遂稱疾不

出悅過謝之杜門不納憤而卒弘正幼通兵法善騎射承嗣愛之以爲必興吾宗名之曰興季安時爲衙內兵馬使同節度副使封沂國公季安侈汰銳殺罰弘正從容規切軍中賴之翕然歸重季安內忌出爲臨清鎮欲因罪誅之弘正陽痺癘卧家不出乃免季安死子懷諫襲節度召還舊職懷諫委政於家奴蔣士則措置不平衆怒咸曰兵馬使吾帥也牙兵卽詣其家迎之弘正拒不納衆譁于門弘正出衆拜之脅還府弘正頓于地度不免卽令于軍曰爾屬不以吾不肖使主軍今與公等約能聽命否皆曰惟公命因曰吾欲守天子法舉六州版籍請吏于朝苟天子未命敢有請吾旂節者死殺人及掠人者死皆曰諾遂到府殺士則及支黨十餘人於是圖魏博相衛具瀘之地籍其人以獻不敢署僚屬而待王官先時諸將出屯質妻子里民不得相往來弘正悉除其禁聽民

通饋謝慶弔服玩僭侈者即日徹毀之承嗣時正寢華顯弘正避不敢居更就採訪使堂皇聽事幽恒鄆蔡大懼遣客鑄說鉤染弘正皆拒遣之憲宗美其誠詔檢校工部尚書充魏博節度使又遣司封郎中知制誥裴度宣慰賚其軍錢百五十萬緡六州民給復一年赦見囚存問高年惇獨廢疾不能自存者度明辯具陳朝廷厚意弘正不覺自失乃深相結納奉上益謹復請度徧行其部宣示天子恩詔因令節度僉謀布衣崔權奉表陳謝且言天寶以來山東輿壤化爲戎墟官封世襲刑賞自出國家舍垢垂六十年臣若假天之齡奉陛下宸算冀道揚太和洗濯僞風然後退歸丘園避賢者路死不恨制詔褒答且賜今名錫與踵塗天子討蔡弘正遣子布以兵三千進戰數有功李師道疑其襲也不敢顯助蔡故元濟失援王師得致誅焉王承宗叛詔弘正以全師壓境破其衆

南宮承宗懼歸窮於弘正弘正表諸朝遂獻德棣二州以謝納二子爲質俄而李師道拒命詔弘正與宣武等五節度兵進討弘正自楊劉度河距鄆四十里堅壁師道大將劉悟率精兵屯河東戰陽穀再遇再北斬萬餘級賊勢蹙悟乃反兵斬師道首詣弘正降取十有二州以獻初悟旣平賊大張飲軍中凡三日設角觝戲引魏博使至廷以爲歡悟盱衡攘臂助其決坐中皆憚悟勇客有白弘正者弘正曰鄆士疲於戰瘡者未起悟當卹亾弔之尉士大夫心奈何取快目前邪吾奉詔按軍伺悟去就今知其無能爲也旣而詔悟爲義成軍節度使狼狽上道時稱知悟之明以功加弘正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歲來朝對麟德殿眷勞殊等引見僚佐將校二百餘人皆有班賜進兼侍中實封戶三百擢其兄融爲太子賓客東都畱司弘正數上表固請畱闕下帝勞曰昨韓

趙德文跋唐檢校

太子少保田融碑云

以事考之蓋田

知正之兄也知正

即魏博詔以融

為相州刺史也

相近唐史稱知

正幼孤事融甚

謹軍中習射知

正解中融怒杖

之故當田季安

暴時能自全及

為軍中推迫融

不悅曰爾竟不自

晦而禍之道也

其後知正與其

子布皆被禍如

融言融兄弟

父子出于軍旅其

智略皆過人如

知正布之忠義

融之先見真一

代高傑也

弘以疾辭不就軍朕既從之矣今卿復爾我不應違但魏人樂卿

之政四隣畏卿之威為朕長城又安用辭弘正遂還常欲變山東

承襲舊風故悉遣子姓仕朝廷帝皆擢任之朱紫滿門榮冠當時

穆宗立王承元以成德軍請帥帝詔弘正兼中書令為節度使弘

正以新與鎮人戰有父兄怨取魏兵二千自衛入其軍時天子賜

錢一百萬緡不時至軍有怨言弘正親加撫喻乃安仍請留魏兵

為紀綱以持衆心度支崔倭吝其稟沮卻之長慶元年七月歸衛

卒於魏是月軍亂并家屬將吏三百餘人皆遇害年五十八帝聞

震悼册贈太尉諡曰忠愍弘正幼孤事融甚謹軍中嘗分曹習射

弘正注矢聯中融退扶怒之故當季安猜暴時能自全及為軍中

推迫融不悅曰爾竟不自晦取禍之道也朝廷知其友愛詔拜相

州刺史賜金紫不欲其相遠也弘正性忠孝好功名起樓聚書萬

餘卷通春秋左氏與賓屬講論終日客為著沂公史例行于世弘

正之禍也其判官劉茂復獨免士相戒曰是人議事盡忠遇吾等

信敢干其家者共殺之弘正子布羣牟

布字敦禮幼機悟弘正戍臨清布知季安且危密白父請以衆歸

朝弘正奇之及得魏使布總親兵王師誅蔡以軍隸嚴綬屯唐州

帝以布大臣子或有罪且撓法弘正請以董晄代而士卒愛布願

畱帝乃止凡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郟城以功授御史中丞裴度輕

出觀兵沔口賊將董重質以奇兵掩擊布伏騎數百突出薄之諸

軍繼至賊驚引還蔡平人為左金吾衛將軍諫官嘗論事帝前同

列將麾却之布止曰使天子容直臣毋輕進弘成徙成德以布為

河陽節度使父子同日受命時韓弘與子公武亦皆領節度而天

下以忠義多田氏布所至必省冗將募戰卒寬賦勸穡人皆安之

長慶初徙涇原弘正遇害魏博節度使李愬病不能軍公卿議以魏疆而鎮弱且魏人素德弘正以布之賢而世其官可以成功穆宗遽召布解纓拜檢校工部尚書魏博節度使乘傳以行布號泣固辭不聽乃出伎樂與妻子賓客決曰吾不還矣未至魏三十里跣行被髮號哭而入居堊室屏節旄凡將士老者兄事之祿奉月百萬一不入私門又發家錢十餘萬緡頒士卒以牙將史憲誠出麾下可任乃委以精銳時中人屢趣戰而度支饋餉不繼布輒以六州租賦給軍引兵三萬進屯南宮破賊二壘於是朱克融據幽州與王廷湊脣齒河朔三鎮舊連衡桀驁自私而憲誠畜異志陰欲乘釁又魏軍驕憚格戰會大雪師寒糧乏軍中謗曰它日用兵團粒米盡仰朝廷今六州刮肉與鎮冀角死生雖尚書瘠已肥國魏人何罪憲誠得間因以搖亂會有詔分布軍合李光顏救深州

兵怒不肯東衆遂潰皆歸憲誠唯中軍不動布以中軍還魏明日會諸將議事衆譁曰公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公不然不可以戰布度衆且亂歎曰功無成矣卽爲書謝帝曰臣觀衆意終且負國臣無功不敢忘死願速救元翼母使忠臣義士塗炭於河朔哭授其從事李石詔乃入至几遙引刀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絕年三十八贈尚書右僕射諡曰孝子鑑宣宗時歷銀州刺史坐以私鑿易邊馬論死宰相崔鉉奏布死節於國可貸鑑以勸忠烈故貶爲州司馬羣會昌中歷蔡州刺史坐贓且抵死兄肇聞之不食卒宰相李德裕奏漢河間人尹次潁川人史玉坐殺人當死次兄初玉母渾詣官請代因緝物故於時皆赦其死於是武宗詔減死一等牟寬厚明吏治爲神策大將軍開成初鹽州刺史王宰失羌人之和詔牟代之累遷鄜坊節度使再徙太平三

爲武寧一爲靈武軍官至檢校尚書左僕射卒諸子皆有方面功以忠義爲當世所高

王承元者承宗弟也有沈謀年十六勸承宗亟引兵共討李師道承宗少之不用然軍中往往指目之承宗死未發喪大將謀取帥它姓參謀崔燧與諸校計以祖母涼國夫人李命承元嗣承元泣且拜不受諸將牢請承元曰上使中貴人監軍盍先請監軍至又如命乃謝曰諸君不忘王氏以及孺子苟有令其從我乎衆曰惟所命乃視事牙闔之偏約左右不得稱畱後事一關參佐密表請帥于朝穆宗詔起居舍人栢耆宣慰授承元檢校工部尚書義成軍節度使北鎮以兩河故事脅誘承元不納諸將皆悔耆至士哭于軍承元令曰諸君不欲我去意固善雖然格天子詔我獲罪奈何前李師道有詔赦死欲舉族西諸將止弗遣他日乃共殺之今

君等幸置我無與師道也乃徧拜諸將諸將語塞承元卽出家貲盡賜之斬不從命者十輩軍乃定於是諫議大夫鄭覃宣慰賜其軍錢百萬緡赦囚徒問孤獨廢疾不能自存者粟帛有差承元去鎮左右裒器幣自隨承元使空褚母畱入朝昆弟拜刺史者四人位于朝者四十人祖母入見帝命中宮禮賚異等徙承元鄜坊丹延節度俄徙鳳翔鳳翔右表涇原地平少巖險吐蕃數入盜承元據勝地爲鄣置守兵千詔號臨汧城府郛左百賈州聚異時爲虜剽斂至燎烽相警承元版堞繚之人乃告安以勞封岐國公大和初祖母喪詔曰武俊當橫流時拯定奔潰功在史官今李不幸贈卹宜加厚且給儀仗以葬五年徙節平盧淄青始鹽禁未嘗行兩河承元請歸有司由是究鄆諸鎮皆奉法承元資仁裕所至愛利卒年三十三贈司徒

牛元翼趙州人材果而謀王承宗時倚其計爲彊雄與傅良弼二人冠諸將王廷湊叛穆宗以元翼在成德名出廷湊遠甚自深州刺史擢爲深冀節度使以攜其軍廷湊怒遣部將王位以銳兵攻元翼不勝乃合朱克融共圍之詔進元翼成德軍節度使以宣武兵五百進援元翼固守長慶二年詔赦廷湊罪徙元翼山南東道以深州賜廷湊使中人促元翼南廷湊恨之已受詔兵不解招討使裴度詒書請讓克融解而歸廷湊退舍詔竝加檢校工部尚書兩悅之淹月元翼率十餘騎冒圍跳德棣朝京師廷湊入盡殺元翼親將臧平等百八十人元翼見廷英賚問優縻命中人楊再昌取其家并迎田弘正喪廷湊辭以弘正殯亾在所元翼家須秋遣魏博節度使史憲誠遣其弟入趙四返說廷湊曰田公非得罪於趙尸尚何惜元翼去深州乃一孤將何利其家廷湊乃歸弘正喪

于京師元翼聞平等死憤恚卒悉還所賜于朝廷湊遂夷其家良弼字安道清河人以射冠軍中初瀛之博野樂壽介范陽成德間每兵交先薄二城故常爲劇屯德宗以王武俊破朱滔功皆隸成德故以良弼守樂壽李寰守博野廷湊之叛兩賊交誘之而堅壁爲國固守有詔以樂壽爲左神策行營拜良弼爲都知兵馬使寰所領士隸右神策號忻州營亦以寰爲都知兵馬使賜第京師俄以良弼爲沂州刺史良弼率衆出戰力乃得去寰引兵三千趨忻州廷湊邀之寰斬三百級追者不敢前天子以良弼寰忠有狀乃更賜奴婢服馬召良弼爲左神策軍將軍寶曆初擢夏綏銀節度使異時蕃帳亾命來者必償馬乃與良弼至皆執付其部酋種歡懷終橫海節度使寰擢累保義軍節度使王智興討李同捷未克而烏重胤卒謂寰可共立功請諸朝乃授橫海節度使師所過暴

鈞至屯按軍不進遂身入朝盛陳賊勢請濟師欲大調發羣臣議
寰兵太重且盜滄景未決而棣州平寰內愧不自安願留京師遂
罷保義軍忻州營更授夏之宥節度使卒寰再易鎮治無可言者
然廷湊之亂聯軍十五萬無成功賊鋒不可嬰而樂壽博野截然
峙中者累歲梗其吞暴議者以爲難敬宗世寰圖其事上之

史孝章字得仁資修謹父憲誠以戰力奮賓客用挽彊擊劔相矜
孝章獨退讓如諸生稱道皆詩書魏博節度使李愬閱大將子弟
籍于軍孝章願以文署職愬奇之檄試都督府參軍憲誠得魏遷
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承間諫曰大河之北號富彊
然而挺亂取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今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貲
非痛洗漑竭節事上恐吾踵不旋禍且至因涕下沾衿父麤武不
盡聽文宗賢之擢孝章節度副使累遷檢校左散騎常侍父欲助

李同捷孝章切爭憲誠稍憚其義又勸出師討同捷自明帝益嘉
之進檢校工部尚書及兵出父敕孝章統之入朝勞于蕃厚憲誠
亦上書求覲帝知非憲誠意特緣孝章悟發故分相衛澶而授孝
章節度使未至魏人亂父卒死于軍帝念史氏禍而卹孝章故奪
喪拜右金吾衛將軍徙節鄜坊進檢校戶部尚書久之自邠寧以
病丐還卒于行年三十九贈尚書右僕射孝章本名唐後改今名
憲誠弟憲忠字元貞少爲魏牙門將田弘正討齊蔡常爲先鋒閱
三十戰中流矢酣鬪不解由是著名憲誠表爲貝州刺史魏亂奔
京師加累檢校右散騎常侍隴州刺史增亭鄣徙客館于外戎謀
無所伺會昌中築三原城吐蕃因之數犯邊拜憲忠涇原節度使
以怖其侵吐蕃遣使來請墮城且願以嘗殺使者之人置塞上憲
忠使謝曰前吾未城爾犯我地安得禁吾城爾知殺吾使爲負宜

先取罪人謝我將無所不得今與爾約前節度使事一置之吐蕃情得而服憲忠疏涇于隍積緡錢十萬粟百萬斛戍人宜之會党項羌內寇又徙朔方有詔馳驛赴屯憲忠辭曰羌不得其心故不自安今亟往知吾爲備鬪益健請徐行許之乃移書與羌人示要約羌人乃皆喜奉酒湏迎道大中初突厥擾河東鈔漕米行賈徒節振武軍于是故帥荒沓使游弈兵覘戎有良馬牛彊取之歸直十一戎人怒因興盜掠憲忠廉儉少所欲嘗曰吾居河朔去此三千里乃乘五健馬今守邊發吾餘奉不患無馬何忍豪市哉故所至莫不懷德累封北海縣子檢校尚書左僕射兼金吾大將軍以病自丐改左龍武統軍卒年七十一贈司空

令狐張康李劉田王牛史列傳第七十二

終

唐書百四十八

劉第五班王李列傳第七十四

唐書百四十九

唐書百四十九

劉晏字士安曹州南華人玄宗封泰山晏始八歲獻頌行在帝奇其幼命宰相張說試之說曰國瑞也卽授太子正字公卿邀請旁午號神童名震一時天寶中累調夏令未嘗督賦而輸無逋期舉賢良方正補溫令所至有惠利可紀民皆刻石以傳再遷侍御史祿山亂避地襄陽永王璘署晏右職固辭移書房琯論封建與古異今諸王出深宮一旦望栢文功不可致詔拜度支郎中兼侍御史領江淮租庸事晏至吳郡而璘反乃與採訪使李希言謀拒之希言假晏守餘杭會戰不利走依晏晏爲陳可守計因發義兵堅壁會王敗欲轉略州縣聞晏有備遂自晉陵西走終不言功召拜彭原太守徙隴華二州刺史遷河南尹時史朝義盜東都乃治長水進戶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鑄錢鹽鐵等使京兆尹鄭叔清

李齊物坐殘摯罷詔晏兼京兆尹總大體不苟號稱職會司農卿嚴莊下獄已而釋誣劾晏漏禁中語宰相蕭華亦忌之貶通州刺史代宗立復爲京兆尹戶部侍郎領度支鹽鐵轉運鑄錢租庸使晏以戶部讓顏真卿改國子祭酒又以京兆讓嚴武卽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如故坐與程元振善罷爲太子賓客俄進御史大夫領東都河南江淮轉運租庸鹽鐵常平使時大兵後京師米斗千錢禁膳不兼時旬農授穗以輸晏乃自按行浮淮泗達於汴入于河右循底柱硤石觀三門遺跡至河陰鞏洛見宇文愷梁公堰斷河爲通濟渠視李傑新堤盡得其病矧然畏爲人牽制乃移書於宰相元載以爲大抵運之利與害各有四京師三輔苦稅入之重淮湖粟至可減徭賦半爲一利東都彫破百戶無一存若漕路流通則聚落邑廛漸可還定爲二利諸將有不廷戎虜

有侵盜聞我貢賦輸錯入軍食豐衍可以震耀夷夏爲三利若舟車旣通百貨雜集航海梯嶠可追貞觀永徽之盛爲四利起宜陽熊耳虎牢成臯五百里見戶纔千餘居無尺椽爨無盛煙獸游鬼哭而使轉車輓漕功且難就爲一病河汴自寇難以來不復穿治崩岸滅水所在歐淤涉泗千里如罔水行舟爲二病東垣底柱澠池北河之間六百里戍邏久絕奪攘姦宄夾河爲藪爲三病淮陰去蒲坂亘三千里屯壁相望中軍皆鼎司元侯每言衣無繡食半菽輓漕所至輒畱以饋軍非單車使者折簡書所能制爲四病載方內擅朝權旣得書卽盡以漕事委晏故晏得盡其才歲輸始至天子大悅遣衛士以鼓吹迂東渭橋馳使勞曰卿朕鄼侯也凡歲致四十萬斛自是關中雖水旱物不翔貴矣再遷吏部尚書又兼益湖南荆南山南東道轉運常平鑄錢使與第五琦分領天下金

穀又知吏部三銓事推處最殿分明下皆懼伏元載得罪詔晏鞠之晏畏載黨盛不敢獨訊更赦李涵等五人與晏雜治王縉得免死晏請之也常袞執政忌晏有公望乃言晏舊德當師長百僚用爲左僕射實欲奪其權帝以計務方治詔以僕射領使如舊初晏分置諸道租庸使慎簡臺閣士專之時經費不充停天下攝官獨租庸得補署積數百人皆新進銳敏盡當時之選趣督倚辦故能成功雖權貴干請欲假職仕者晏厚以稟入奉之然未嘗使親事是以人人勸職嘗言士有爵祿則名重於科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故檢劾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書而已所任者雖數千里外奉教令如目前頻伸諧戲不敢隱惟晏能行之它人不能也代宗嘗命考廝部官吏善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李靈耀反河南節帥或不奉法擅征賦州縣益削晏

常以羨補乏人不加調而所入自如第五琦始權鹽佐軍興晏代之法益密利無遺入初歲收緡錢六十萬末乃什之計歲入千二百萬而權居太半民不告勤京師鹽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揚州四旬至都人以為神至湖嶠荒險處所出貨皆賤弱不償所轉晏悉儲淮楚間賀銅易薪歲鑄緡錢十餘萬其措置纖悉如此諸道巡院皆募駛足置驛相望四方貨殖低仰及它科害雖甚遠不數日即知是能權萬貨重輕使天下無甚貴賤而物常平自言如見錢流地上每朝謁馬上以鞭算質明視事至夜分止雖休澣不廢事無閑劇即日剖決無留所居修行里粗樸庫陋飲食儉狹室無媵婢然任職久勢軋宰相要官華使多出其門自江淮茗橘珍甘常與本道分貢競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貲致之常冠諸府由是媚怨益多饋謝四方有名士無不至其有口

舌者率以利啖之使不得有所訾短故議者頗言晏任數固恩大曆時政因循軍國皆仰晏未嘗檢質德宗立言者屢請罷轉運使晏亦固辭不許又加關內河東三川轉運鹽鐵及諸道青苗使始楊炎爲吏部侍郎晏爲尚書盛氣不相下晏治元載罪而炎坐貶及炎執政銜宿怒將爲載報仇先是帝居東宮代宗寵獨孤妃而愛其子韓王宦人劉清潭與嬖幸請立妃爲后且言王數有符異以搖東宮時妄言晏與謀至是炎見帝流涕曰賴祖宗神靈先帝與陛下不爲賊臣所間不然劉晏黎幹搖動社稷凶謀果矣今幹伏辜而晏在臣位宰相不能正其罪法當死崔祐甫曰陛下已廓然大赦不當究飛語致人於罪朱泚崔寧力相解釋寧尤切至炎怒斥寧于外遂罷晏使坐新故所交簿物抗謬貶忠州刺史中官護送炎必欲傳其罪知庾準與晏素憾乃擢爲荆南節度使準卽

奏晏與朱泚書語言怨望又蒐卒擅取官物脅詔使謀作亂炎證成之建中元年七月詔中人賜晏死年六十五後十九日賜死詔書乃下且暴其罪家屬徙嶺表坐累者數千人天下以爲冤時炎兼刪定使議籍沒衆論不可乃止然已命簿錄其家唯雜書兩乘米麥數斛人服其廉淄青節度使李正己表誅晏太暴不加驗實先誅後詔天下駭惋請還其妻子不報興元初帝寢寤乃許歸葬貞元五年遂擢晏子執經爲太常博士宗經祕書郎執經還官求追命有詔贈鄭州刺史又加司徒晏歿二十年而韓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盧徵李若初繼掌財利皆晏所辟用有名於時晏旣被誣而舊吏推明其功陳諫以爲管簫之亞著論紀其詳大略以開元天寶間天下戶千萬至德後殘於大兵饑疫相仍十耗其九至晏充使戶不二百萬晏通計天下經費謹察州縣災害蠲除振救不

使流離死。初州縣取富人督漕，輒謂之船頭主。郵遞謂之捉驛。稅外橫取，謂之白著。人不堪命，皆去為盜賊。上元寶應間，如袁晁、陳莊、方清、許欽等亂江淮十餘年，乃定。晏始以官船漕，而吏主驛事，罷無名之斂，正鹽官法，以裨用度。起廣德二年，盡建中元年，黜陟使實天下戶收三百餘萬。王者愛人，不在賜與，當使之耕耘織紵，常歲平斂之。荒年蠲救之，大率歲增十之一。而晏尤能時其緩急而先後之。每州縣荒歉，有端則計官所贏，先令曰蠲某物，貸某戶。民未及困而奏報已行矣。議者或譏晏不直賑救而多賤出，以濟民者，則又不然。善治病者，不使至危；憊善救災者，勿使至賑。給故賑給少，則不足活人；活人多，則闕國用。國用闕，則復重斂矣。又賑給近僥幸，吏下為姦，彊得之多，弱得之少。雖刀鋸在前，不可禁以爲二害。災沴之鄉，所乏糧耳，它產尚在，賤以出之，易其雜貨，因

人之力，轉於豐處。或官自用，則國計不豐，多出菽粟，恣之糶運，散入村閭，下戶力農，不能詣市，轉相沿逮，自免阻飢，不待令驅，以爲二勝。晏又以常平法，豐則貴取，飢則賤與，率諸州米嘗儲三百萬斛，豈所謂有功於國者邪？秀後以尚書右丞判度支，國無橫斂，而軍旅濟，爲韓滉所惡，貶雷州司戶參軍，坐私人廣州，賜死，腆以兵部侍郎判度支，封聞喜縣公。衡歷戶部侍郎，佶字幼正，潤州延陵人，父融，集賢院學士，與賀知章、張旭、張若虛有名當時。號吳中四士，佶擢進士第，累官諫議大夫，坐善元載，貶嶺南。晏奏起爲汴東兩稅使，晏罷，以佶充諸道鹽鐵輕貨錢物使，遷刑部侍郎，改祕書監，封丹陽郡公。徵幽州人，晏薦爲殿中侍御史，晏得罪，貶珍州司戶參軍。元秀判度支，薦爲元外郎。秀得罪，貶秀州長史，三遷給事中，戶部侍郎，竇參善之，方倚以代已。會同州刺史缺，參請用尚書

何遜字季玉，揚州南浦人。包融字一老，注云潤州延陵人。歷大理。二字何佶，名亦稱二包。何字幼嗣，大歷起居舍人，融與佶光義皆延陵人。由阿有餘杭尉。丁仙芝，緜氏主簿。蔡希隱，監察御史。蔡希周，渭南尉。蔡希聲，主南尉。蔡希聲，主張彥雄。張潮，棣州郎。張暉，吏部常選。周瑒，長洲尉。談戴，句容有忠王府倉曹參軍。殷遂，石王簿。樊光，橫陽

薄沈如均江寧有
右拾遺孫處之
士徐延壽丹徒有
江都主簿馬提武
進尉申堂構十公
皆有詩名殷璠
次其詩為丹陽
者然則融信既見
于劉晏傳末矣今
於文志又言非
重復歟且又不同
述事互有不同不
若會而為正備見
于藝文志或備載
于劉晏傳末庶乎
後世易於攷尋且
免異同之惑也

左丞趙憬德宗惡參欲問其腹心更用徵為之久乃徙華州厚結
權近冀進用同華地迫而貧所獻嘗敝陋至徵厚賦斂有所奉入
輒加常數人不堪其求若初者事晏為冗職包佶稱之歷太康令
勸刺史李芾斂羨錢交權倖芾厚遇之累遷浙東觀察使代王緯
為浙西觀察諸道鹽鐵使時天下錢少貨輕州縣禁錢不出境商
賈不通若初始奏縱錢以起萬貨詔可而持剛檢下吏民畏服卒
贈禮部尚書宗經終給事中華州刺史
子濛字仁澤舉進士累官度支郎中會昌初擢給事中以材為宰
相李德裕所知時回鶻衰朝廷經略河湟建遣濛按邊調兵械糧
餉為宣慰靈夏以北党項使始議造木牛運宣帝立德裕得罪濛
貶朗州刺史終大理卿
晏兄暹為汾州刺史天資疾惡所至以方直為觀察使所畏建中

末召為御史大夫宰相盧杞憚其嚴更薦前河南尹于頔代之暹
終潮州刺史頔字休明河南人初為京兆士曹參軍尹史翹器之
翹鎮山南東道表為判官翹死亂兵手頔挺出收葬之時稱其誼
累遷京兆尹任機譎為政煩碎無大體元載昵厚之載得罪出鄭
州刺史徙河南尹以佞柔故得為大夫三遷工部尚書入朝仆金
吾仗下御史劾之以太子少師致仕卒暹孫潼字子固擢進士第
杜棕判度支表為巡官累遷祠部郎中大中初討党項羌軍食乏
宰相欲以潼為使難其遣潼見宰相曰上念邊餽議遣使潼畏不
稱耳安敢憚行遂命為供軍使會復河湟調師屯守以潼判度支
河湟供軍案歷京兆少尹山南有劇賊依山為剽宣宗怒欲討之
宰相崔鉉曰此陛下赤子迫於飢寒弄兵山谷間不足討請遣使
諭釋之詔潼馳往潼挺身直叩其壘曰有詔赦爾罪盜皆列拜約

仲深索鄭商傳
云宣宗初劉潼由都
河刺使授桂管觀察
使商傳固爭潼被
責未久不宜付觀察
帝已遣使者須詔
追罷之潼傳漏桂
管觀察使進罷詔
命事不書蓋商傳
也
又商南詔傳潼為
西以黃度使時以誌
宗咸通七年二年
勝也為是時南詔方
有寇於南西播成和
至咸通十年又自沐
源入寇表物由此之
則南詔自當不敢犯
邊乎潼傳中云云有
詔少戰不敢控寇
邊也以為自是不
敢犯則也才字也

潼就館而降會山南節度使封敖遣兵擊賊潼罷歸數陳邊事擢
右諫議大夫出為朔方靈武節度使坐累貶鄭州刺史改湖南觀
察使召為左散騎常侍拜昭義節度使徙河東又徙西川時李福
討南詔兵不利潼至填以恩信蠻皆如約六姓蠻持兩端為南詔
間候有卑籠部落者請討之潼因出兵襲擊俘五千人南詔大懼
自是不敢犯邊以功加檢校尚書右僕射卒贈司空
第五琦字禹珪京兆長安人少以吏幹進頗能言彊國富民術天
寶中事韋堅堅敗不得調久之為須江丞太守賀蘭進明才之安
祿山反進明徙北海奏琦為錄事參軍事時賊已陷河間信都進
明未戰玄宗怒遣使封刀趣之曰不亟進兵即斬首進明懼不知
所出琦勸厚以財募勇士出賊不意如其計復收所陷郡肅宗駐
彭原進明遣琦奏事既謁見即陳今之急在兵兵彊弱在賦賦所

出以江淮為淵若假臣一職請悉東南寶貨飛餉函洛惟陛下命
帝悅拜監察御史句當江淮租庸使遷司虞員外郎河南等五道
支度使遷司金郎中兼侍御史諸道鹽鐵鑄錢使鹽鐵名使自琦
始進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當軍興隨事趣辦人不益賦而用以
饒於是遷戶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支度轉運租庸鹽鐵鑄錢
司農太府出納山南東西江西淮南館驛等使乾元二年進同中
書門下平章事初琦請鑄乾元重寶錢以一代之既當國又鑄重
規一代五十會物痛騰踊餓饉相望議者以為非是詔貶忠州長
史會有告琦納金者遣御史馳按琦辭曰位宰相可自持金邪若
付受有狀請歸罪有司御史不曉以為具服獄上之遂長流夷州
寶應初起為朗州刺史有異政拜太子賓客吐蕃盜京師郭子儀
表為糧料使兼御史大夫關內元帥副使改京兆尹俄加判度支

糾謬案郭英
又及崔寧傳云
永泰元年崔武
率眾請英又為
節度使初廷
用英又乃好劍南
前度使其事甚
明此云英又代
則誤矣代高
者嚴武非英
也

鑄錢鹽鐵轉運常平等使累封扶風郡公復以戶部侍郎兼京兆尹坐與魚朝恩善貶括州刺史徙饒湖二州復為太子賓客東都畱守德宗素聞其才將復用召之會卒年七十一贈太子少保子峰婦鄭皆以孝著表闕于門

班宏衛州汲人父景倩國子祭酒以儒名家宏天寶中擢進士策調右司禦曹參軍高適鎮劔南表為觀察判官青城人左右道惑眾謀作亂事覺誣引屯將規緩死眾兇懼宏驗治即殺之人心大安郭英又代適表維令以病解大曆中擢起居舍人四遷給事中李寶臣死子惟岳匿喪求節度帝遣宏使成德喻其軍惟岳厚獻遺宏不納還報稱旨擢刑部侍郎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迺聞

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侍郎貞元初仍旱蝗賦調益急以戶部侍郎副度支使韓滉俄而竇參當國代滉使而參任大理司直時宏已為刑部侍郎德宗以宏熟天下計故進宏尚書副參且曰朕藉宰相重而眾務一委卿無庸辭參亦以宏素貴私謂曰閱歲當歸使於公宏喜後參胖自安不念前語宏剛復以參欺已議事稍不合揚子院鹽鐵轉運之委藏也宏任御史中丞徐粲主之粲以賄聞參議所代宏固不可參選諸院吏未始訪宏宏數條參所用吏過惡以聞輒畱中無何參以使勞加吏部尚書而封宏蕭國公恨參以虛寵加已銜之每制旨有所營建必極瓌麗親程役媾結權嬖以傾參張滂先善於宏薦為司農少卿及參欲滂分掌江淮鹽鐵宏以滂疾惡且以法繩粲因謬曰滂彊戾不可用滂聞不喜久之參知帝遇已薄乃讓使然不欲宏專問策於京兆

尹辭珏珏曰滂與宏交惡而滂剛決若分鹽鐵轉運必能制宏參
遂薦滂爲戶部侍郎鹽鐵轉運使而以宏判度支分滂關內河東
劔南山南西道鹽鐵轉運隸宏以悅其意又還江淮兩稅置巡院
官令宏滂共差擇滂欲得簿最宏不與及署院官更持可否不能
定處處官之不補滂奏言臣職不修無逃死如國家大計何由是
有詔分掌宏見宰相辭曰宏主漕歲得江淮米五十萬斛前年至
七十萬今職移於人敢請罪滂在側僂曰公所言非也朝廷不奪
公職乃公喪官緝縱姦吏自取咎爾凡爲度支史不一歲家輒鉅
億僮馬產第侈王公非盜縣官財何以然上旣知之故令滂分掌
今公無乃歸怨上乎宏不答於是移病歸第宰相白其狀詔許如
劉晏韓滉故事以東都河南淮南江南山南東道兩稅滂主之東
渭橋以東巡院隸焉關內河東劔南山南西道宏主之滂至揚州

乃窮劾粲悉發其贓至鉅萬徙死嶺表宏清絜勤力晨入官署夕
而出吏不堪其勞而已益恭參得罪宏爲有力卒年七十三贈尚
書右僕射諡曰敬後二年滂亦罷爲衛尉卿

王紹本名純避憲宗諱改焉自太原徙京兆之萬年父端第進士
有名天寶間與柳芳陸據殷寅友善據嘗言端之莊芳之辯寅之
介可以名世終工部員外郎紹少爲顏真卿所器字之曰德素奏
爲武康尉再佐蕭復府包佶領租庸鹽鐵使署判官時李希烈阻
兵江淮輸物畱梗乃徙餉道自潁入汴紹及關德宗已西狩乃督
輕貨趣間道走洋州紹先見行在帝勞之曰吾軍乏春服朕且衣
裘奈何紹流涕曰佶遣臣貢奉無慮五十萬當卽至帝曰道回遠
經費方急何可望邪後五日繼至由是紓難遷倉部員外郎是時
兵旱無年詔戶部收闕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修荒政紹由員外

郎判務遷戶部兵部郎中皆專領進戶部侍郎判度支頃之遷尚書德宗臨御久益不假借宰相自竇參陸贄斥罷中書取充位惟紹謹密眷待殊厚主計凡八年每政事多所關訪紹亦未嘗一言漏于人順宗立王叔文奪其權拜兵部尚書出爲東都留守元和初檢校尚書右僕射爲武寧軍節度使復以濠泗二州隸其軍自張愔後兵驕難治紹蒐輯軍政推誠示人裨將安進達唐重靖謀亂紹以計取之出家貲賞士舉軍安賴復拜兵部尚書判戶部卒年七十二贈右僕射諡曰敬

李異字令叔趙州贊皇人以明經補華州參軍事舉拔萃授鄆尉進累左司郎中常州刺史召拜給事中出爲湖南觀察使貞元五年徙江西異銳於爲治持下以法察無遺私吏不敢少給順宗立擢兵部侍郎杜佑表爲鹽鐵轉運副使俄代佑使任自劉晏後職

廢不振賦入朘耗異涖職一年較所入如晏最多之年明年過之又明年增百八十萬緡再遷吏部尚書天資長於吏事至治家亦句檢案牘簿書如公府史有過秋毫無所縱股慄脅息常如與異對程昇坐王叔文廢異特薦引之昇之計較精於異故異能善職益有助云元和四年疾革郎官省候異言不及病但與商校程課功利是夕卒年六十三贈尚書右僕射異爲人忌刻校怨在江西有所憎恨輒殺之始竇參爲相出異常州促其行及參貶郴州異時觀察湖南宣武節度使劉士寧致絹數千匹於參異卽劾參交通藩鎮以怒德宗遂殺參云

贊曰生人之本食與貨而已知所以取人不怨知所以予人不乏道御之而王權用之而霸古今一也劉晏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常操天下贏貲以佐軍興雖拏兵數十年斂不及

民而用度足唐中債而振晏有勞焉可謂知取予矣其經晏辟署者皆用材顯循其法亦能富國云

劉第五班王李列傳第七十四終

唐書百四十九

唐書百四十九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

唐書百五十一

唐書百五十一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
系表則之也
正基正基生宜
宜生成裕成裕
成裕生也于揆為
高祖与信不月
知真也

李揆字端卿系出隴西為冠族去客榮陽祖玄道為文學館學士父成裕祕書監揆性警敏善文章開元末擢進士第補陳畱尉獻書闕下試中書遷右拾遺再轉起居郎知宗子表疏以考功郎中知制誥扈狩劔南拜中書舍人乾元二年宗室請上皇后號曰翊聖肅宗問揆對曰前代后妃終則有諡景龍不君韋氏專恣乃稱翊聖今陛下動遵典禮奈何踵其亂哉帝驚曰幾誤我家事遂止后即張氏有子數歲欲立為太子而帝意未決時代宗以封成王帝從容語揆曰成王長有功將定太子卿意謂何揆曰陛下此言社稷福也因再拜賀帝曰朕計決矣俄兼禮部侍郎揆病取士不考實徒露搜索禁所挾而迂學陋生蔭枕圖史且不能自措于詞乃大陳書廷中進諸儒約曰上選士第務得才可盡所欲言由是

糾謬案
李字也自
有傳在籍
其傳在籍
文曰李也
者李應西
人李居鄭
以則揆
傳与之是
傳既略相
引假也
傳已云李
隴西人李
鄭路揆傳
又言也
非代公也

人人稱美未卒事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修國史封姑臧縣伯揆美風儀善奏對帝歎曰卿門地人物文學皆當世第一信朝廷羽儀乎故時稱三絕於是京師多盜至驂衢殺人尸溝中吏褫氣李輔國方橫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徼捕揆曰漢以南北軍相統攝故周勃因南軍入北軍以安劉氏本朝置南北衙文武區別更相檢伺今以羽林代金吾忽有非常何以制之輔國議格揆決事明當然銳於進且近名兄楷有時稱滯冗官不得遷呂諲政事出揆遠甚以故宰相鎮荆南治聲尤高揆懼復用遣吏至諲所構抉過失諲密訴諸朝帝怒貶揆袁州長史不三日以楷爲司門員外郎揆累年乃徙歙州刺史初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地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麀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聞銜之及秉政奏揆試祕書監江淮養疾家百口貧無祿丐食取給牧守

稍厭恩則去之流落凡十六年載誅始拜睦州刺史入爲國子祭酒禮部尚書德宗幸山南揆素爲盧杞所惡用爲入蕃會盟使拜尚書左僕射揆辭老恐死道路不能達命帝惻然杞曰和戎者當練朝廷事非揆不可異時年少揆者不敢辭揆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畱因紿之曰彼李揆安肯來邪還卒鳳州年七十四贈司空諡曰恭

常袞京兆人天寶末及進士第性狷潔不妄交游由太子正字累爲中書舍人文采瞻蔚長於應用譽重一時魚朝恩賴寵兼判國子監袞奏成均之任當用名儒不宜以宦臣領職始回紇有戰功者得畱京師虜性易驕後乃創邸第佛祠或伏甲其間數出中渭橋與軍人格鬪奪舍光門魚契走城外袞建言今西蕃盤桓境上數入寇若相連結以乘無備其變不細請早圖之又天子誕日諸

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衮以爲漢文帝還千里馬不用晉武帝焚雉頭裘宋高祖碎琥珀枕是三主者非有聰明大聖以致治安謹身率下而已今諸道饋獻皆滯侈不急而節度使刺史非能男耕而女織者類出於民是斂怨以婚上也請皆還之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代宗嘉納遷禮部侍郎時宦者劉忠翼權震中外涇原節度使馬璘爲帝寵任有所干請衮皆拒卻元載死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弘文崇文館大學士與楊綰同執政綰長厚通可而衮苛細以清儉自賢帝內重綰而顛任之禮遇信愛衮弗及也每所恨忌會綰卒衮始當國先是百官俸寡狹議增給之時韓滉使度支與衮皆任情輕重滉惡國子司業張參衮惡太子少詹事趙憇皆少給之太子文學爲洗馬副衮姻家任文學者其給乃在洗馬上其騁私崇怨類此故事日出內廚食賜宰相家可十人具衮奏罷之又將讓堂封它宰相不從乃止政事堂北門異時宰相過舍人院咨逮政事至衮乃塞之以示尊大懲元載敗室賣官之路然一切以公議格之非文詞者皆擯不用故世謂之齶伯以其齶齶無賢不肖之辨云衮爲相散官纔朝議而無封爵郭子儀言于帝遂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河內郡公德宗卽位衮奏貶崔祐甫爲河南少尹帝怒使與祐甫換秩再貶潮州刺史建中初楊炎輔政起爲福建觀察使始聞人未知學衮至爲設鄉校使作爲文章親加講導與爲客主鈞禮觀游燕饗與焉由是俗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卒于官年五十五贈尚書左僕射其後閩人春秋配享衮于學宮云

趙憬字退翁渭州隴西人曾祖仁本仕爲吏部侍郎同東西臺三品憬志行峻極不自衒賈寶應中方營泰建二陵用度廣又吐蕃盜邊天下荐飢憬褐衣上疏請殺禮從儉士林歎美試江夏尉佐諸使府進太子舍人母喪免有芝生壤樹建中初擢水部員外郎湖南觀察使李承表憬自副承卒遂代之召還闔門不與人交李泌薦之對殿中占奏明辯通古今德宗欽悅拜給事中貞元中咸安公主降回紇詔關播爲使而憬以御史中丞副之異時使者多私齎以市馬規利入獨憬不然使未還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韋証以貪敗請降考校考使劉滋謂憬知過更以考升寶參當國欲抑爲刺史帝不許參罷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陸贄同輔政贄於裁決少所讓又徙憬門下侍郎繇是不平自以

不任職數稱疾時杜黃裳遭奄人讒詆穆贄韋武李宜盧雲等爲裴延齡擯勢危甚憬救護申解皆得免初贄約共執退延齡旣對贄極言其姦帝色變憬不爲助遂罷贄乃始當國憬精治道常以國本在選賢節用薄賦斂寬刑罰懇懇爲天子言之又陳前世損益當時之變獻審官六議一議相臣曰中外知其賢者用之能者任之責材之備爲不可得二議庶官曰臣嘗謂拔十得五賢愚猶半陛下曰何必五也十二可矣故廣任用明殿最舉大節略小瑕隨能試事用人之大要也三議京司闕官曰今要官闕多閑官員多要官以材行閑官以恩澤是選拔少優容衆也宜補缺員以育人材四議考課曰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以不次善矣臣謂黜陟宜責歲限若任要重未當遷者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常若課在中考如限者平轉而歷試之卽無苟且之心滯

淹之慮五議遺滯曰陛下委宰輔舉才不徧知也則訪之庶僚又不徧知也訪之衆人衆聲囂然十譽之未信一毀之可疑臣謂宜采士論以譽多者先用非大故者勿棄六議藩府官屬曰諸使辟署務得才以重府望能否已試則引而置之朝無俾久滯帝皆然之下詔褒答輔政五年卒年六十一其息上卒時藁奏帝悼惜之贈太子太傅諡曰貞憲憬性清約位台宰而第室童獲猶儒先生家也得稟入先建家廟而竟不營產其鎮湖南也令狐峒崔倣竝爲部刺史不守法憬以正彈治之皆遣客暴憬失於朝及爲相乃擢倣自大理卿爲尚書右丞峒方貶衢州別駕引爲吉州刺史人以爲賢

崔造字玄宰深州安平人永泰中與韓會盧東美張正則三人友善居上元好言當世事皆自謂王佐才故號四夔浙西觀察使李栖筠辟爲判官累遷左司員外郎與劉晏善晏得罪貶信州長史徙建州刺史朱泚亂造輒馳檄比州發所部兵二千以待命德宗嘉之京師平召還至藍田自以舅源休與賊同逆上疏請罪帝以爲有禮下詔慰勉擢給事中貞元二年以給事中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謂造敢言爲能立事故不次用之造久在江左疾錢穀諸使罔上或干沒自私乃建言天下兩稅請委本道觀察使刺史選官部送京師諸道水陸轉運使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請悉停以度支鹽鐵務還尚書省六曹皆宰相分領於是齊映判兵部李勉刑部劉滋吏禮二部造戶工二部又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榷酒事吉中孚度支諸道兩稅事而浙江東西歲入米七十五萬石方歲飢更以兩稅準米百萬豪壽洪潭二十萬責韓滉杜亞漕送東渭橋諸道有鹽鐵威仍置巡院歲盡宰相計最殿以聞造

厚元琇故首命之時，滉方領轉運，有寵於帝，朝廷仰其須，滉持不可改。帝重違之，復以滉爲江淮轉運使。餘如造請是秋，江淮米大集，帝美滉功，以滉專領度支，諸道鹽鐵轉運等使，造懼始託疾辭位，乃罷爲太子右庶子，貶琇雷州司戶參軍。於是造所請悉罷，以憂愧卒。年五十一。議者謂造舉不適時，方用之乏，不能權濟大事。雖據舊典，奚能抗一切之制云。

齊映，瀛州高陽人，舉進士，博學宏詞，中之。補河南府參軍事，滑亳節度使令狐彰署掌書記，彰疾甚，引映託後事。映因說彰納節歸，諸子京師，彰從之。卽以女妻映。彰卒，軍亂，映聞歸東都，三城使馬燧辟爲判官，盧杞薦授刑部員外郎。又爲鳳翔張鎰判官，映練軍事，論奏數稱旨，進行軍司馬。會德宗出奉天，鎰儒緩，不知兵部將李楚琳者，素慄悍，欲介賊爲亂，映與齊抗請先事誅之。鎰不用，更

示寬大。徐謂楚琳曰：欲以君使外，若何？楚琳恐夜殺鎰，以應賊。映雅爲軍中幕，賴故得免。奔奉天，授御史中丞。徙幸梁道，險澀常爲帝御會，馬駭突，帝恐傷映，詔捨轡固不去。曰：馬奔蹏，不過傷臣捨之。或犯清蹕，臣雖死不足償責。帝嘉嘆，擢給事中。映爲人白晳，長大言音，鴻爽。故帝常令侍左右，或前馬臚傳詔旨，進中書舍人。貞元二年，以舍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俄改中書侍郎，封河間縣男。與崔造、劉滋並輔政。滋端重，寡言。映謙不肯事，否可一頷于造。會造疾，映乃當國，吐蕃數入寇，關輔震騷，咸言帝欲避狄。映入諫曰：戎狄不懲，臣之罪也。然內外恟恟，謂陛下具糗糧，欲治行夫，大幸不再，奈何不與臣等計乎？因俯伏流涕。天子爲感寤，後給事中袁高忤帝旨，而映以爲尚書左丞、御史大夫。始映微時，張延賞遇之善，及映相，而延賞爲左僕射，數爲映畫事，又爲所親求官，映不答。

延賞惠既復用卽劾映非宰相器明年貶夔州刺史徙衡州久之
爲桂管江西兩觀察使始映罷不以罪冀復進乃掎斂獻貢以中
帝欲初諸藩銀大瓶止五尺李兼爲江西始獻六尺瓶至映乃八
尺云卒年四十八贈禮部尚書諡曰忠

盧邁字子玄河南河南人性孝友舉明經入第補太子正字以拔
萃調河南主簿集賢校理公卿交薦之擢右補闕三遷吏部員外
郎以族屬客江介出爲滁州刺史召還再遷諫議大夫數條當世
病利進給事中俄會考課邁以不滿歲固辭上考薦紳高其讓改
尚書右丞將作監元亘攝祠以私忌不聽誓御史劾之帝疑其罰
下尚書省議邁曰按大夫士將祭於公旣視濯而父母死猶奉祭
禮散齊有大功喪致齊有期喪齊有疾病聽還舍不奉祭無忌日
不受誓者雖令忌日與告且春秋不以家事辭王事今攝祭特命

也亘以常令拒特命執非所宜遂抵罪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進中書侍郎時陸贄趙憬專大政邁居中治身循法無它過久
之暴眩省中輿還第詔大臣卽問固乞骸骨罷爲太子賓客卒年
六十贈太子太傅邁每有功總喪必容稱其服而情有加焉叔下
邽令休沐過家邁終日與羣子姓均指使無位貌之異再娶無子
或勸畜姬媵對曰兄弟之子猶子也可以主後所得稟賜皆賑嫻
舊之乏其從父弟迨喪還洛陽過都邁奏請往哭之盡哀時執政
自以宰相尊五服皆不過從問弔而邁獨不徇時議者重其仁而
亮云

贊曰楊綰之德陸贄之賢而衮憬以爲憎何哉士固蔽於媚前然
主聽不一故乘以爲姦昔齊桓秦堅任管仲王猛興區區霸天下
蓋不以不肖者參之君臣相諒果難哉

李常趙崔齊盧列傳第七十五終

西川忠貞堂氏

唐書百五十

關董袁趙竇列傳第七十六

西川忠貞堂氏

唐書百五十一

關播字務元衛州汲人及進士第鄧景山節度青齊淮南再署幕府遷右補闕與神策軍使王駕鶴為姻家元載惡之出為河南兵曹參軍事數試屬縣政異等陳少游鎮浙東淮南表為判官攝滁州刺史李靈耀叛少游屯淮上所在盜賊蝟奮播儲貲力給軍與人無愁苦楊綰常袞皆善播引為都官員外郎德宗初湖南峒賊王國良驚剽州縣不可制詔播宣輯因得請事對殿中帝問政治之要播曰為政之本要得有道賢人乃治帝曰朕比下詔求賢才又遣使黜陟搜逮所遺須能者用之若何播曰陛下雖求賢又使舉薦然止得求名文辭士焉有有道賢人肯奉牒丐舉選邪帝悅曰卿姑去還當更議播且言奉詔平賊有不受命臣請發州兵翦定之帝曰善及還再遷給事中故事諸司甲庫以令史直曹刊

脫爲姦播悉易以士人時躋其法歷吏部侍郎帝求宰相盧杞雅知播韋柔可制因從容言播材任宰相其儒厚可鎮浮動乃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政一決於杞嘗論事帝前播意不可避坐欲有所言杞目禁輒止退讓播曰以君寡言故至此奈何欲開口爭事邪播卽暗畏母敢與時李元平陶公達張恣劉承誠率輕薄子游播門下能侈言誕計以功名自喜播謂皆將相材數請帝用之元平本宗室疏裔好論兵鄙天下士大夫無可者人人怨疾之李希烈叛帝以汝州據賊衝刺史疲軟不勝任播盛稱元平帝召見拜左補闕不數日檢校吏部郎中兼汝州別駕知州事元平始至募工築郭浚陞希烈陰使亾命應募凡內數百人元平不寤賊遣將李克誠以精騎薄城募者內應縛元平馳見希烈遺矢於地希烈以其眇小無髯戲克誠曰使爾取元平乃以其子來邪

因嫚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邪僞署御史中丞播聞詫曰元平事濟矣謂必覆賊而建功也左右笑之無何僞署爲宰相有告其貳者元平斷一指自誓公達等以元平屈賊皆廢不用播從幸奉天盧杞白志貞已貶而播猶執政議者不平遂罷爲刑部尚書韋倫等曰宰相不善謀使天子播越尚可尚書耶相與泣諸朝未幾知刪定使初上元中詔擇古名將十人配享武成廟如十哲侑孔子播奏太公古賢臣今其下稱亞聖孔子十哲皆當時弟子今所配年世不同請罷之詔可貞元初檢校尚書右僕射持節送咸安公主降迴鶻虜人重其清還遷兵部尚書以太子少師致仕斥賣車騎闔門不嬰外事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始希烈死或言元平雖屈賊然有謀不克發乃貸死流珍州會赦還住剡中觀察使皇甫政殺其姪以發帝怒遂流死賀州

董晉字混成河中虞鄉人擢明經肅宗幸彭原上書行在拜祕書省校書郎待制翰林出從淮南崔園府爲判官還朝累遷祠部郎中、大曆中李涵持節送崇徽公主於回紇署晉判官回紇恃有功見使者倨因問歲市馬而唐歸我賄不足何也涵懼未及對數日晉晉曰我非無馬而與爾爲市爲爾賜者不已多乎爾之馬歲五至而邊有司數皮償貲天子不忘爾勞敕吏無得問爾反用是望我邪諸戎以我之爾與也莫敢確爾父子寧畜馬蕃非我則誰使衆皆南面拜不敢有言還遷祕書少監德宗立授太府卿不旬日爲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知臺事出爲華州刺史朱泚反遣兵攻之晉棄華走行在改國子祭酒宣慰恒州還至河中而李懷光反晉說之曰朱泚爲臣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位太尉泚雖寵公亦無以加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乎公能事彼而有

不能事君乎公敵賊有餘力若襲取之清宮以迎天子雖有大惡猶將掩焉如公則誰敢議懷光喜且泣晉亦泣又語其將卒皆拜故懷光雖偃蹇亦不助泚帝還京師遷左金吾衛大將軍改尚書左丞是時右丞元琇爲韓滉排笮得罪滉勢振朝廷晉見宰相誦元琇非罪士大夫壯其節貞元五年以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方竇參得君裁可大事不關咨晉晉循謹無所駁異參欲以其姪申爲吏部侍郎諷晉以聞帝怒曰無乃參迫卿爲之邪晉謝具道所以然帝卽問參過失晉無敢隱由是參罷宰相晉惶恐上疏固辭位九年罷爲禮部尚書以兵部尚書爲東都畱守會宣武李萬榮病且死詔晉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宣武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萬榮死鄧惟恭總其軍晉受命不召兵惟幕府騶僕從之卽日上道至鄭逆者不至人勸止以觀便宜晉

不聽直造汴。及郊，惟恭始出迎謁。既入，卽委以軍政，無所改更。衆服晉有體，莫測其謀。始，惟恭謀代萬榮，故不遣吏以疑晉。令不敢入。及晉至，情得，則鞅鞅不能平。汴士素驕，怙亂，嘗介勇士伏幕下。早暮番休，晉一罷之。惟恭乃結大將相里重晏等謀亂。晉覺之，殺其黨械送。惟恭京師，帝錄其繫，李迺勞，貸死。流汀州。帝恐晉儒悞，詔拜汝州刺史。陸長源爲司馬，以佐晉。晉謙愿儉簡，事多循，仍故軍粗安。長源持法峭刻，數欲更張舊事。晉初許之，已而悉罷不用。以財賦委孟叔度，叔度爲人佻悅，軍中惡之。晉在軍凡五年卒。年七十六。贈太傅，諡曰恭惠。晉爲相也。五月朔，天子會朝，公卿在廷。侍中贊羣臣賀，竇參攝中書令，當傳詔疾作。公卿相顧，未有詔。晉從容進曰：「攝中書令，臣參病不能事，臣請代參事。」南面宣致詔詞，進退甚詳。金吾將軍沈房有棊喪，公除常服入閣。帝疑以問晉，對

曰：「故事，朝官朞以下喪服，絕縵不復衣淺色。南班亦如之。」又問晉冠冕之制，對曰：「古者服冠冕，以佩玉節步。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君前趨進而已。今或奔走以致顛仆，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以奉上。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采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絕縵亦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閣，官毋趨走。期以下喪，不得以慘服會。令羣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晉而復。子溪，字惟深，亦擢明經。三遷萬年令，討王承宗也。擢度支郎中，爲東道行營糧料使，坐盜軍貲流封州。至長沙，賜死。子居中，善詩，爲張籍所稱。陸長源者，吳人，字深祖，餘慶。天寶中爲太子詹事，有清譽。長源贍於學，始辟昭義，辟嵩幕府。嵩侈汰，常從容規切。嵩曰：「非君安能爲此。」歷建信二州刺史，韓滉兼領江淮，轉運使，辟署兼御史中丞，以爲副。入遷都，官郎中，復出汝州刺史，遂徙宣武，政皆出。司馬初欲

仲穆父祖可別
傳男女不例云
方得後自有傳
身源傳不之其別
信則其失與字
承孟同信同也

楊升菴云。婦女
公汴水。亂。白
天。哀。二。良。女。為。宣
武。軍。外。馬。陸。長
源。作。也。及。考。他。史
籍。則。長。源。酷。刑
以。威。驕。兵。御。已
失。其。也。矣。又。載
軍。中。厚。賞。高。在
有。監。直。曰。我。不
同。河。此。賊。以。錢。物
買。健。兒。旌。節。使
委任。使。事。楊。德
孟。并。度。浮。若。不
檢。常。戲。入。軍。營
調。弄。婦。女。自。稱。孟
郎。三。軍。怨。怒。遂
執。長。源。并。楊。孟
殺。之。由。是。於。是
長。源。有。以。取。之。以
異。于。雲。南。之。虜
乾。陀。楊。物。之。品
用。之。於。大。雅。先

峻法繩驕兵為晉所持不克行而判官楊凝孟叔度等又苛細叔
度淫縱數入倡家調笑嬉褻晉有所偷弛長源輒裁正之晉卒長
源總畱後事大言曰將士久慢吾且以法治之眾始懼軍中請出
帑帛為晉制服不許固請止給其直叔度希望又償直以鹽乃高
鹽直錢帛估人得鹽二斤舉軍大怒或勸長源曰故事有大變則
厚賜于軍軍乃安長源曰異時河北賊以錢買戍卒取旌節吾不
忍為眾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應又不為備纔八日軍亂殺長源
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死之日有詔拜節度使遠近嗟悵贈
尚書左僕射長源好諧易無威儀而清白自將去汝州送車二乘
曰吾祖罷魏州有車一乘而圖書半之吾愧不及先人云長源死
監軍俱文珍密召宋州刺史劉全諒使總後務全諒至其夜軍復
亂殺大將及部曲五百人乃定帝即詔全諒檢校工部尚書宣武

節度使全諒始名逸淮至是賜名本懷州武陟人也父客奴以行
戍畱籍幽州事平盧軍以材力顯開元中室韋首領段普洛數苦
邊節度使辭楚玉使客奴單騎襲之斬首以歸興卒伍拜左驍衛
將軍為遊奕使性謹樸數戰有功安祿山反詔以平盧節度副使

呂知誨為使賊遣韓朝陽誘之知誨即降賊害安東副都護馬靈
營客奴不平與諸將共殺知誨遣使與安東將王玄志相聞天寶
十五載以客奴為柳城郡太守攝御史大夫平盧節度使賜名正
臣以玄志為安東副大都護正臣遣使道海至平原與太守顏真
卿相結真卿喜以子為質而歸貲糧焉且請出師未至而真卿棄
平原乃還因襲范陽為史思明所敗奔還玄志醜殺之全諒事劉
玄佐為牙將以勇果善騎射為玄佐厚禮累兼御史中丞及玄佐
子士寧代立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已揚言行部至則以全諒

人福之而聚小智
自稱藏器之府
長源之也乎

代之故汴將士多歸心焉視事凡八月卒贈尚書右僕射軍中立韓弘代節度云

袁滋字德深蔡州朗山人陳侍中憲之後彊學博記少依道州刺史元結讀書自解其義結重之後客荆郢閒起學廬講授建中初黜陟使趙贊薦于朝起處士授試校書郎累辟張伯儀何士幹幕府進詹事府司直部官以盜金下獄滋直其寃御史中丞韋貞伯聞之表爲侍御史刑部大理覈罪人失其平憚滋守法因權勢以請滋終不署奏遷工部員外郎韋臯始招來西南夷南詔異牟尋內屬德宗選郎吏可撫循者皆憚行至滋不辭帝嘉之擢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賜金紫持節往踰年還使有旨進諫議大夫遷尚書右丞知吏部選求外遷爲華州刺史政清簡流民至者給地居之各其里曰義合然專以慈惠爲本未嘗設條教民愛向之有犯

令時時法外縱舍得盜賊或哀其窮出財爲償所亾召爲左金吾衛大將軍以楊於陵代之滋行者老遮道不得去於陵使諭曰吾不敢易袁公政人皆羅拜乃得去莫不流涕憲宗監國進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闢反詔滋爲劔南兩川山南西道安撫大使半道以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爲劔南東西川節度使是時賊方熾又滋兄肇在蜀爲闢所劫滋畏不得全久不進貶吉州刺史未幾徙義成節度使滑用武地東有淄青北魏博滋嚴備而推誠信務在懷來李師道田季安畏服之居七年百姓立祠祝祭以戶部尚書召改檢校兵部拜山南東道節度使徙荆南吳元濟之反滋言蔡兵勁與下同欲非朝夕計可下宜廣方略離潰其心及宿兵三年調發益屈詔出禁錢繼之滋揣天子且厭兵自表入朝欲議罷淮西事道聞蕭俛錢徽坐沮議黜去滋翻其謀更言必

勝順可天子意乃得還俄而高震寓敗帝思以恩信傾賊且滋嘗云云乃授彰義節度使僑治唐州又以滋儒者拜陽旻為唐州刺史將其兵滋先世墳墓在蔡吳少陽時為修墓禁芻牧諸袁多署右職稟給之滋至治去斥候與元濟通好賊圍新興滋卑辭講解賊因是易滋不為備時帝責戰急而滋至六月以無功貶撫州刺史未幾遷湖南觀察使累封淮陽郡公卒年七十贈太子少保滋既病作遺令處後事訖三年皆有條次性寬易與之接者皆自謂可見肺肝至家人不得見喜慍薄居處衣食能為春秋嘗以劉惔悲甘陵賦褒善斥惡戾春秋指然其文不可廢乃著後序工篆隸有古法子均右拾遺郊翰林學士趙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八代祖彤後魏征南將軍父驊字雲卿少嗜學履尚清鯁開元中擢進士第補太子正字調雷澤河東丞

例云某蕭蕭主侍
云嘗思李元位承
而友親實賴其和
柳芳陸後李華亦
勢趙驊時人曰
嚴顏柳陸李蕭亦
植以能全其交也
士信及我之矣云
宗儒傳附見此
不也

採訪使韋陟器之表置其府又為陳畱採訪使郭納支使安祿山陷陳畱驊沒於賊時江西觀察使韋儂族妹坐其夫為畿官不供賊沒為婢驊哀之以錢贖韋厚為資給賊平訪近屬歸之時人高其義驊以嘗陷賊貶晉江尉久之召拜左補闕遷累尚書比部員外郎建中初遷祕書少監敦交友行義不以夷險恩操少與殷寅顏真卿柳芳陸據蕭穎士李華邵軫善時為語曰殷顏柳陸李蕭邵趙謂能全其交也驊位省郎衣食寔乏俸單寡諸子至徒步人為咨美涇原兵反驊竄山谷病死贈華州刺史宗儒第進士授校書郎判入等補陸渾主簿數月拜右拾遺翰林學士時父驊遷祕書少監德宗欲寵其門使一日並命再遷司勳員外郎貞元六年領考功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所回憚右司郎中獨孤良器殿中侍御史杜倫以過

黜考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伋降考中中凡入中上者纔五十人
帝聞善之進考功郎中累遷給事中十二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賜服金紫居二歲罷爲太子右庶子屏居慎靜奉朝請而
已遷吏部侍郎召見勞曰知卿杜門六年故有此拜曩與先臣竝
命尚念之邪宗儒俯伏流涕元和初檢校禮部尚書充東都留守
三遷至檢校吏部荆南節度使散冗食戍二千人歷山南西道河
中二鎮拜御史大夫改吏部尚書穆宗立詔先朝所召賢良方正
委有司試宗儒建言應制而來者當天子臨問試有司非國舊典
請罷之詔可俄檢校右僕射守太常卿太常有五方師子樂非大
朝會不作帝嗜聲色宦官領教坊者乃移書取之宗儒不敢違以
訴宰相宰相以事專有司不應關白以懦不職罷爲太子少師大
和初進太子太傅文宗召訪政理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願陛

你在杭云易直
勸文宗凡宰相
啟擬子取三取
一父宗曰卿宜
我擇宰相不容
勸我疑宰相意
子取三取一猶
為怪也猶有千
百而不見用三
者尚是為信任
宗文宗之制家
為稱屏房主而
能為是言後
号英王名妣
也也

下守之帝納其言六年授司空致仕卒年八十七冊贈司徒諡曰
昭宗儒以文學歷將相位任崇劇然無儀矩以治生瑣碎失名
竇易直字宗玄京兆始平人擢明經補校書郎十年不應辟以判
入等爲藍田尉累遷吏部郎中元和六年進御史中丞繇陝虢觀
察使入爲京兆尹萬年尉韓晤坐賦易直令官屬按之得贓三十
萬憲宗疑未盡詔窮治至三百萬貶易直爲金州刺史久之起爲
宣歙浙西觀察使長慶二年李齊以汴州叛易直欲出庫財賞軍
或謂給與無名必且生患乃止時江淮旱漕物淹積不能前軍士
聞易直嚮言其部將王國清指漕貨激衆謀亂易直知之械國清
送獄其黨數千羣譴入獄篡取之欲大剽易直登樓令曰能誅亂
者一級賞千萬衆喜反縛爲亂者三百餘人易直悉斬之入爲戶
部侍郎判度支四年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轉門下侍郎封晉陽郡

公即讓度支置其俸三月有詔停判文宗立檢校尚書右僕射同
平章事為山南東道節度使人為左僕射判太常卿事項之檢校
司空為鳳翔節度以疾還京師卒贈司徒諡曰恭惠易直以公潔
自喜方執政未嘗引用親黨初元和中鄭餘慶議僕射上儀不與
隔品官亢禮易直為中丞奏駁之及為僕射乃自用隔品致恭為
時鄙笑子紉仕至渭南尉集賢校理妻父王涯被禍官官知易直
子得不死貶循州司戶參軍
贊曰關播舉李元平守汝州賊縛而臣之宰相不知人果可敗國
德宗不以是責宰相幾喪天下晉儒弛苟安滋欲以恩信傾賊迂
暗之人烏可語功名會哉

關董袁趙竇列傳第七十六

唐書百五十一

唐書百五十一

并修大祖子不當
書不出制云案後
胤特末云於齊丘
歷監察御史朝
方為度修不都回
守子鑑別了情以
後胤特之則鑑
乃後胤小為則非
不也也

張姜武李宋列傳第七十七

唐書百五十二

唐書百五十二

張鑑字季權一字公度國子祭酒後胤五世孫也父齊丘朔方節
度使東都畱守鑑以蔭授左衛兵曹參軍郭子儀表為元帥府判
官遷累殿中侍御史乾元初華原令盧樅以公事譙責邑人齊令
誅令誅宦人也銜之構樅罪鑑按驗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鑑
不直之乃白其母曰今理樅樅免死而鑑坐貶嘿則負官貶則為
太夫人憂敢問所安母曰兒無累於道吾所安也遂執正其罪樅
得流鑑貶撫州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江西觀察使張鎬表為判官
遷屯田右司二員外郎居母喪以孝聞不妄交游特與楊綰崔祐
甫善大曆初出為濠州刺史政條清簡延經術士講教生徒比去
州升明經者四十人李靈耀反于汴鎰圍閱鄉兵嚴守禦有詔褒
美擢侍御史兼緣淮鎮守使以最遷壽州刺史歷江西河中觀察

使不閱旬改汴滑節度使以病固辭詔留私第建中二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殮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時黜陟使裴伯言薦潞州處士田佐時詔除右拾遺集賢院直學士鎰以爲禮輕恐士不勸復詔州縣吏以絹百匹粟百石就家致聘佐時卒不至郭子儀婿太僕卿趙縱爲奴告下御史劾治而奴留內侍省鎰奏言貞觀時有奴告其主謀反者太宗曰謀反理不獨成尚當有佗人論之豈藉奴告耶乃著令奴告主者斬由是賤不得干貴下不得凌上教本旣修悖亂不萌頃者長安令李濟以奴得罪萬年令霍晏因婢坐譴輿臺下類主反畏之悖慢成風漸不可長建中元年五月辛卯詔書奴婢告主非謀叛者同自首法竝準律論由是獄訴衰息今縱事非叛逆而奴留禁中獨下縱獄情所不

厭且將帥功孰大於子儀冢土僅乾兩塚前已得罪縱復繼之不數月斥其三塚假令縱實犯法事不緣奴尚宜錄勲念亾以從蕩宥況爲奴所愬耶陛下方貴武臣以討賊彼雖見寵一時不能忘懷於異日也帝納之貶縱循州司馬杖奴死鎰召子儀家僮數百暴示奴尸盧杞忌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人以代杞卽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曰陛下必以臣容貌最陋不爲三軍所信恐後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其爲朕撫盧龍士乃以中書侍郎爲鳳翔隴右節度使鎰知爲杞陰中然辭窮因再拜受詔頃之與吐蕃相尚結贊盟清水約牛馬爲牲鎰恥與盟將未殺其禮乃給語吐蕃以羊豕犬代之帝幸奉天鎰罄家貲將自獻行在而營將李楚琳者嘗事朱泚

得其心軍司馬齊映等謀曰楚琳必爲亂乃遣屯隴州楚琳知之
稽故未行鎰以帝在外心憂惑謂已亟去不爲備楚琳夜率其黨
王汾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齊映自竇出齊抗託傭皆免鎰縋城走
不及遠與二子爲候騎所執楚琳殺之屬官王沼張元度柳遇李
淑皆死詔贈鎰太子太傅

姜公輔愛州日南人第進士補校書郎以制策異等授右拾遺爲
翰林學士歲滿當遷上書以母老賴祿而養求兼京兆戶曹參軍
事公輔有高材每進見敷奏詳亮德宗器之朱滔助田悅也以蜜
裏書間道邀泚太原馬燧獲之泚不知也召還京師公輔諫曰陛
下若不能坦懷待之不如誅之養虎無自貽害不從俄而涇師亂
帝自苑門出公輔叩馬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奪之
兵居常怫鬱不自抑請馳騎捕取以從無爲羣兇得之帝倉卒不

及聽旣行欲駐鳳翔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
朱泚部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記桑
道茂言遂之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帝在奉天有言泚反者
請爲守備盧杞曰泚忠正篤實奈何言其叛傷大臣心請百口保
之帝知羣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
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爲陛下
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梁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韋宥
以播遷未克也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卽平賊主必歸葬
今行道宜從儉以濟軍興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葬不
欲事塋壠令累甓爲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關預苟欲指朕過
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微

趙德文跋贈吏部尚書武就研云
就元衡父也姓纂載年一四子集備就登備生元衡今此碑與唐書宰相世系表皆以元衡為就子姓纂元和中和修是時元衡為宰相

不應差其世次
豈予家西歲本
偶此脫誤采也
俟別本校正

而弼之乃其所也帝曰不然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而又自求解朕既許之內知且罷故賣直售名爾遂下遷太子左庶子以母喪解復為右庶子久不遷陸贄為相公輔數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未報它日又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州別駕遣使齎詔讓參順宗立拜吉州刺史未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武元衡字伯蒼曾祖載德則天皇后之族弟祖平一有名元衡舉進士累為華原令畿輔鎮軍督將皆驕橫撓政元衡移疾去德宗欽其才召拜比部員外郎歲內三遷至右司郎中以詳整任職擢為御史中丞嘗對延英帝目送之曰是真宰相器順宗立王叔文使人誘以為黨拒不納俄為山陵儀仗使監察御史劉禹錫求為判官元衡不與叔文滋不悅數日改太子右庶子會冊皇太子元

衡贊相太子識之及即位是為憲宗復拜中丞進戶部侍郎元和二年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判戶部事帝素知元衡堅正有守故睠禮信任異它相浙西李錡求人覲既又稱疾欲除其期帝問宰相鄭綱綱請聽之元衡曰不可錡自請入朝詔既許之而復不至是可否在錡陛下新即位天下屬耳目若奸臣得遂其私則威令去矣帝然之遽追錡而錡計窮果反是時蜀新定高崇文為節度不知吏治帝難其代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劍南西川節度使繇蕭縣伯封臨淮郡公帝御安福門慰遣之崇文去成都盡以金帛幣幕伎樂工巧行蜀幾為空元衡至綏靖約束儉已寬民比三年上下完實蠻夷懷歸雅性莊重雖淡於接物而開府極一時選八年召還秉政李吉甫李絳數爭事帝前不叶元衡獨持正無所違附帝稱其長者吉甫卒淮

蔡用兵帝悉以機政委之王承宗上疏請赦吳元濟使人白事中書悖慢不恭元衡叱去承宗怨數上章誣詆未幾入朝出靖安里第夜漏未盡賊乘暗呼曰滅燭射元衡中肩復擊其左股徒御格鬪不勝皆駭走遂害元衡批顱骨持去邏司傳諜盜殺宰相連十餘里達朝堂百官恟懼未知主名少選馬逸還第中外乃審知是日仗入紫宸門有司以聞帝震驚罷朝坐延英見宰相哀慟爲再不食贈司徒諡曰忠愍詔金吾府縣大索或傳言曰無搜賊賊窮必亂又投書於道曰毋急我我先殺汝故吏卒不窮捕兵部侍郎許孟容言於帝曰國相橫尸路隅而盜不獲爲朝廷辱帝乃下詔能得賊者賞錢千萬授五品官與賊謀及舍賊能自言者亦賞有不如詔族之積錢東西市以募告者於是左神策將軍王士則左威衛將軍王士平以賊聞捕得張晏等十八人言爲承宗所遣皆

斬之逾月東都防禦使呂元膺執淄青畱邱賊門察訾嘉珍自言始謀殺元衡者會晏先發故藉之以告師道而竊其賞帝密誅之初京師大恐城門加兵誰何其偉狀異服燕趙言者皆驗訊乃遣公卿朝以家奴持兵呵衛宰相則金吾毅騎導翼每過里門搜索喧譁因詔寅漏上二刻乃傳點云從父弟儒衡

儒衡字廷碩姿狀秀偉不妄言與人交終始一節宰相鄭餘慶不事華絜門下客多垢衣敗服獨儒衡上謁未嘗有所易以莊詞正色見重於餘慶元衡歿帝待之益厚累遷戶部郎中知諫議大夫事俄兼知制誥皇甫鏞以宰相領度支剝下以媚天子儒衡疏其狀鏞自訴於帝帝曰乃欲報怨邪鏞不敢對儒衡論議勁正有風節且將大用宰相令狐楚忌之會以狄兼謨爲拾遺楚自草制引武后革命事盛推仁傑功以指切儒衡且沮止之儒衡泣見上曰

勉黃氏任延
李絳可記臣主
信賢矣帝承前代
臣順委靡、惟後
於有意負教則元

臣祖平一當天后時避仕終老不涉於累帝慰勉之自是薄楚爲
人也遷中書舍人時元稹倚宦官知制誥儒術鄙厭之會食瓜蠅
集其上儒術揮以扇曰適從何處來遽集於此一坐皆失色然以
疾惡太分明終不至大任以兵部侍郎卒年五十六贈工部尚書
李絳字深之系本贊皇擢進士宏辭補渭南尉拜監察御史元和
二年授翰林學士俄知制誥會李絳誅憲宗將輦取其貲絳與裴
垠諫曰錡僭侈誅求六州之人怨入骨髓今元惡傳首若因取其
財恐非遏亂略惠綏困窮者願賜本道代貧民租賦制可樞密使
劉光琦議遣中人持赦令賜諸道以哀饋餉絳請付度支鹽鐵急
遞以遺息取求之弊光琦引故事以對帝曰故事是耶當守之不
然當改可循舊哉帝嘗稱太宗玄宗之盛朕不佞欲庶幾二祖之
道德風烈無愧諡號不爲宗廟羞何行而至此乎絳曰陛下誠能

之威修可降皆切
時於戒之云帝天
資英武推誠莊讓
同降一言而外書伸
此解意初以而衣
之而已且能斷於布
力行內任忠賢外
謀僭叛者威令至
於後振皆降言有
以啓之當於相降宜
者由安承權寵方
威忌不進陰有毀
短帝遂出權而用
絳不悅當威夏時
造美修如趨出而
曰朕官中臣對唯
官智以子於與卿
講天下乃乃古不
也又嘗對左右稱
絳去骨鯁爲生靈
相此修志謹不修
老言以成法非亦
剛明果斷亦思修
吏惡言不用凡

正身勵已尊道德遠邪佞進忠直與大臣言敬而信無使小人參
焉與賢者游親而禮無使不肖與焉去官無益於治者則材能出
斥宮女之希御者則怨曠銷將帥擇士卒勇矣官師公吏治輯矣
法令行而下不違教化篤而俗必遷如是可與祖宗合德號稱中
興夫何遠之有言之不行無益也行之不至無益也帝曰美哉斯
言朕將書諸紳即詔絳與崔羣錢徽韋弘景白居易等搜次君臣
成敗五十種爲連屏張便坐帝每閱視顧左右曰而等宜作意勿
爲如此事是時盛典安國佛祠倖臣吐突承璀請立石紀聖德焉
營構華廣欲使絳爲之頌將遺錢千萬絳上言陛下蕩積習之弊
四海延頸望德音忽自立碑示人以不厲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德
謂非文字所能盡若令可述是陛下美有分限堯舜至文武皆不
傳其事惟秦始皇刻嶧山揚暴誅伐巡幸之勞失道之君不足爲法

碑樓非碑石也。新史乃承舊史之誤耳。凡書要以便事。何為必先立乎。史言帝初怒。絳伏奏。切乃悟。而集本是奏疏。從中報可。無怒事。尤見之矣。

聞之必欣然。帝從之。張茂昭舉族入覲。絳上言：任迪簡既往代。則士之從茂昭皆為定人。宜亟授以官。且遣使者詔其麾下。皆聽茂昭節度。有詔拜河中節度使。會迪簡以帑賡置竭。稍簡罷士之疲老者。人情不安。迪簡亦危。絳請斥禁帑絹十萬以濟事。機吳少誠病甚。絳建言：淮西地不與賊接。若朝廷命帥。今乃其時。有如阻命。則決可討矣。然鎮蔡不可并取。願赦承宗。趣立蔡。功時江淮大旱。帝下赦令。有所蠲弛。絳言：江淮流亾所貸未廣。而宮人猥積有怨。高之思當大出之。以省經費。嶺南之俗鬻子為業。可聽非券劑。取直者如掠賣法。敕有司一切苛止。帝皆順納。後閱月不賜對。絳謂大臣持祿不敢諫。小臣畏罪不敢言。管仲以為害霸最甚。今臣等飽食不言。無履危之患。自為計得矣。願聖治如何。有詔明日對三殿。帝嘗畋苑中。至蓬萊池。謂左右曰：絳嘗以諫我。今可返也。其見

禮憚如此。帝怪前世任賢以致治。今無賢可任。何耶。對曰：聖王選當代之人。極其才。分自可致治。豈借賢異代治。今日之人哉。天子不以已能。益人痛折節下士。則天下賢者乃出。帝曰：何知其必賢。而任之。對曰：知人誠難。堯舜以為病。然循其名。驗以事。所得十七。夫任官而辨廉。措事不阿容。無希望依違之辭。無邪媚愉悅之容。此近於賢矣。賢則當任。任則當久。賢者中立而寡助。舉其類。則不肖者怨。杜邪徑。則懷奸者疾。一制度。則貴戚毀傷。正過失。則人君疏忌。夫然用賢。豈容易哉。帝曰：卿言得之矣。六年罷學士。遷戶部侍郎。判本司。帝以戶部故有獻。而絳獨無。有何哉。答曰：凡方鎮有地。則有賦。或嗇用度。易羨餘。以為獻。臣乃為陛下謹出納。烏有羨贏哉。若以為獻。是徙東庫物實西庫。進官物結私恩。帝瞿然悟。帝每有詢訪。隨事補益。所言無不聽。欲遂以相。而承璫寵方盛。忌其

進陰有毀短帝乃出承瓊淮南監軍翌日拜絳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高邑男方江淮歲儉民荐飢有御史使還奏不爲災帝以語絳答曰方隅皆陛下大臣奏孰不實而御史苟悅陛下耳凡君人者當任大臣無使小臣得以間願出其名顯責之李吉甫嘗盛贊天子威德帝欣然絳獨曰陛下自視今日何如漢文帝時帝曰朕安敢望文帝對曰是時賈誼以爲措火積薪下火未及然因以爲安其憂如此今法令所不及者五十餘州西戎內訌近以涇隴爲鄙去京師遠不千里烽燧相接也加比水旱無年倉廩空虛誠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渠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體真宰相也遣使者賜酥醪酒魏博田季安死子懷諫弱軍中請襲節度吉甫議討之絳曰不然兩河所懼者部將以兵圖已也故委諸將總兵皆使力敵任均以相維制不得爲變若

主帥彊則足以制其命令懷諫乳方臭不能事必假權于人權重則怨生向之權力均者將起事生患矣衆所歸必在寬厚簡易軍中素所愛者彼得立不倚朝廷亦不能安惟陛下蓄威以俟之俄而田與果立以魏博聽命帝大悅吉甫復請命中人宣慰因刺其變徐議所宜絳獨謂不如推誠撫納卽假旄節它日使者持三軍表來請與興則制在彼不在此可奏與特授安得同哉然帝重違吉甫故詔張忠順持節往而授興畱後絳固請曰如興萬有一不受命卽姑息復如向時矣由是卽拜興節度使絳復曰王化不及魏博久矣一日挈六州來歸不大犒賞人心不激請斥禁錢百五十萬緡賜其軍有言太過者絳曰假令舉十五萬衆暮歲而得六州計所轉給三倍于費今興天挺忠義首變汚俗破兩河之膽可嗇小費隳機事哉從之帝患朋黨以問絳答曰自古人君最惡者

朋黨小人揣知故常藉口以激怒上心朋黨者尋之則無跡言之則可疑小人常以利動不顧忠義君子者遇主知則進疑則退安其位不爲它計故常爲奸人所乘夫聖人同跡賢者求類是同道也非黨也陛下奉遵堯舜禹湯之德豈謂上與數千年君爲黨耶道德同耳漢時名節骨鯁士同心愛國而宦官小人疾之起黨錮之獄訖亾天下趨利之人常爲朋比同其私也守正之人常遭構毀違其私也小人多譖言常勝正人少直道常不勝可不戒哉絳居中介特尤爲左右所不悅遂因以自明王播爲鹽鐵使而事月進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安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帝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吐蕃犯涇州掠人畜絳因言濱塞虛籍多實兵少今京西北神策鎮軍本防盛秋坐仰衣食不使戰事至之日乃先稟中尉夫兵不內御要須應變

失毫釐差千里請分隸本道則號令齊一前戰不還踵矣然士卒樂兩軍姑息宦者以爲言議遂寢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絳或無所論諍帝輒詰所以然又言公等得無有姻故冗食者當爲惜官吉甫權德輿皆稱無有絳曰崔祐甫爲宰相不半歲除吏八百人德宗曰多公姻故何耶祐甫曰所問當與不當耳非臣親舊孰知其才其不知者安敢與官時以爲名言武后命官猥多而開元中有名者皆出其選古人言拔十得五猶得其半若情故自嫌非聖主責成意帝曰誠然在至當而已帝又問玄宗開元時致治天寶則亂何一君而相反耶絳曰治生於憂危亂生於放肆玄宗嘗歷試官守知人之艱難臨御初任用姚崇宋璟勵精聽納故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洎林甫國忠得君專引傾邪之人分總要劇

於是上不聞直言。嗜欲日滋。內則盜臣勸以興利。外則武夫誘以開邊。天下騷動。故祿山乘隙而奮。此皆小人啓導。從逸而驕。繫時主所行無常治。亦無常亂。帝曰。凡人舉事。病不通於理。追咎其失。古人處此有道耶。絳曰。事或過差。聖指所不免。天子有諫臣。所以救過。上下同體。猶手足之於心膂。交相爲用。但矜能護失。常情所蔽。聖人改過不吝。願陛下以此處之。教坊使稱密詔。閹良家子及別宅婦人。內禁中。京師囂然。絳將入言于帝。吉甫曰。此諫官所論。列絳曰。公嘗病。諫官論事。此難言者。欲移之耶。吉甫乃欲諷詔使止之。絳以吉甫畏不敢諫。遂獨上疏。帝曰。朕以丹王等無侍者。比命訪閭里。以貲致之。彼不諭朕意。故至譁擾。乃悉歸所取。以足疾求免。罷爲禮部尚書。帝乃召承瓘於淮南。絳雖去位。猶懷不能已。因上言北虜方彊。其憂有五。彼蔑信重利。歲入馬求直。今則置不

取。當貯佗謀一也。屯士不足。斥候不明。城無完堞。非可應卒。二也。今之營築。不詢衆謀。遠規塞外。城非要地。虜一入寇。應援艱阻。三也。比年通好。往來窺覘。河山兵甲。悉知之矣。若寇掠驅脅。援兵非十日不至。既至虜去。兵罷復來。四也。北狄西戎。久爲仇敵。今回鶻思叛。脫相連約。數道竝進。何以遏之。五也。十年出爲華州刺史。承瓘田多在部中。主奴擾民。絳捕繫之。會遣五坊使。帝戒曰。至華宜自戢。絳大臣有奏。卽行法矣。州有捕鷄戶。歲責貢限。絳以爲言。并勸止。畋獵有詔。澤潞太原天威府并罷之。入爲兵部尚書。母喪免。還授河中觀察使。河中故節制。而皇甫鏞惡絳。故薄其恩。議者不直。鏞得罪。復以兵部召遷御史大夫。穆宗數游畋。絳率其屬叩延。英切諫。不納。以疾辭。還兵部尚書。歷東都留守。徙東川節度使。復爲畱守。寶曆初。拜尚書左僕射。絳偉儀質。以直道進退。望冠一時。

元稹乃絳大戎
和甫先皇帝
曰服有帝絳
漢以汲黯也
方歲及尔不用
爲神羊
屋扶斯可矣
三推百探入
傳

賢不肖太分。屢爲讒邪所中。御史中丞王璠遇絳於道，不之避。絳引故事論列，宰相李逢吉、右璠下遷。絳太子少師，分司東都。文宗立，召爲太常卿，以檢校司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累封趙郡公。四年，南蠻寇蜀道，詔絳募兵千人往赴，不半道蠻已去，兵還監軍使楊叔元者素疾絳，遣人迎說軍曰：「將收募直而還爲民士，皆怒，乃謀而入劫庫兵，絳方宴不設備，遂握節登陣，或言縋城可以免。」絳不從。牙將王景延力戰歿，絳遂遇害。年六十七。幕府趙存約、薛齊皆死。事聞，諫官崔戎等列絳寃，冊贈司徒，諡曰貞。賻禮甚厚。景延亦贈官祿一子。大中初，詔史官差第元和將相圖形，凌煙閣絳在焉，獨畱中絳所論事萬餘言，其甥夏侯孜以授蔣偕，次爲七篇。子璋字仲禮，大中初擢進士第，辟盧鈞太原幕府，遷監察御史，奏太廟祫享，復用宰相攝事，進起居郎，舊制設次郊丘，太僕盤車載

樂，召羣臣臨觀，璋奏罷之。咸通中，累官尚書右丞、湖南宣歙觀察使。

宋申錫字慶臣，史失其何所人，少而孤，擢進士第，累辟節度府，後頻遷起居舍人，以禮部員外郎爲翰林學士。敬宗時，拜侍講學士。長慶寶曆間，風俗囂薄，驅煽朋黨，申錫素孤直，少與及進用議者，謂可以激浮競。文宗卽位，再轉中書舍人，復爲翰林學士。帝惡宦官權寵震主，再致宮禁之變，而王守澄典禁兵，偃蹇放肆，欲剷除本根，思可與決大議者，察申錫忠厚，因召對，俾與朝臣謀去守澄。等且倚以執政，申錫頓首謝，未幾拜尚書右丞，踰月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乃除王璠、京兆尹密諭帝旨，璠漏言而守澄黨鄭注得其謀。大和五年，遣軍候豆盧著誣告申錫與漳王謀反，守澄持奏浴堂將遣騎二百屠申錫家，宦官馬存亮爭曰：「謀反者獨申錫耳。」

當召南司會議不然京師跂足亂矣守澄不能對時二月晦羣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馬奔乏死於道易所乘以復命申錫與牛僧孺路隋李宗閔至中書中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申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策僧孺等見上出著告牒皆駭愕不知所對守澄捕申錫親吏張全真家人買子緣信及十六宅典史脅成其罪帝乃罷申錫爲太子右庶子召三省官御史中丞大理卿京兆尹會中書集賢院雜驗申錫反狀京師譁言相驚久乃定翌日延英召宰相羣官悉入初議抵申錫死僕射竇易直率然對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聞者不然於是左散騎常侍崔玄亮給事中李固言諫議大夫王質補闕盧鈞舒元褒羅泰蔣係裴休竇宗直韋溫拾遺李羣韋端符丁居晦袁都等伏殿陛請以獄付外帝震怒叱曰吾與公卿議矣卿屬第出玄亮固言執據愈切涕泣懇到繇

是議貸申錫於嶺表京兆尹崔瑄大理卿王正雅苦請出著與申錫劾正情狀帝悟乃貶申錫開州司馬從而流死者數十百人天下以爲寃擢豆盧著兼殿中侍御史初申錫旣歸易素服俟命外舍其妻責謂曰公何負天子乃反乎申錫曰吾起孤生位宰相蒙國厚恩不能鉏姦亂反爲所陷我豈反者乎初申錫以清節進疾要位者納賕餉敗風俗故自爲近臣凡四方賄謝一不受旣被罪有司驗劾悉得所還問遺書朝野爲咨閔然在宰府無它謀略七年感憤卒有詔歸葬開成元年李石因延英召對從容言曰陛下之政皆承天心惟申錫之枉久未原雪帝慙曰我當時亦悟其失而詐忠者迫我以社稷計故耳使逢漢昭宣時當不坐此因追復右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兵部尚書錄其子慎微爲城固尉會昌二年賜諡曰貞

贊曰：鎡元衡暴忠王室，絳巨德大臣，皆爲賊姦所乘，不歿元身，益福善禍淫之訓。有時而撓，雖然賢者於忠誼，寧以一不幸遽使慊然於其心哉！要躬可殞而名與岱崧等矣。公輔隙開而猶納說焉，申錫謀小任大顛沛從之，惜乎。

張姜武李宋列傳第七十七

終



唐書百五十二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



唐書百五十三

段秀實字成公，本姑臧人。曾祖師濬，仕爲隴州刺史，畱不歸，更爲汧陽人。秀實六歲，母疾病不勺飲，至七日，病閒乃肯食。時號孝童，及長，沈厚能斷，慨然有濟世意。舉明經，其友易之。秀實曰：「搜章擿句，不足以立功，乃棄去。」天寶四載，從安西節度使馬靈答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別將。靈答罷，又事高仙芝。仙芝討大食，圍怛邏斯城，會虜救至，仙芝兵卻，士相失。秀實夜聞，副將李嗣業聲識之，因責曰：「憚敵而奔，非勇也；免已陷衆，非仁也。」嗣業慙，乃與秀實收散卒，復成軍，還安西。請秀實爲判官，遷隴州大推府果毅。後從封常清討大勃律，次賀薩勞城，與虜戰勝之。常清逐北，秀實曰：「賊出羸師餌我也，請大索。」悉得其虜伏，虜師燿改綏德府折衝都尉。肅宗在靈武，詔嗣業以安西兵五千走行，在節度使梁宰欲逗畱觀變。

嗣業陰然可秀實責謂曰天子方急臣下乃欲晏然公常自稱大丈夫今誠兒女耳嗣業因固請宰遂東師以秀實爲副嗣業爲節度使而秀實方居父喪表起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將圍之以輜重委河內署秀實兼懷州長史知州事兼留後時師老財乏秀實督餽係道募士市馬以助軍諸軍戰愁思岡嗣業中流矢卒衆推荔非元禮代將其軍秀實聞之卽遺白孝德書使發卒護喪送河內親與將吏迎諸境傾私財葬之元禮高其義奏擢試光祿少卿俄而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多死惟秀實以恩信爲士卒所服皆羅拜不敢害更推白孝德爲節度使秀實凡佐三府益知名時吐蕃襲京師代宗幸陝勸孝德卽日鼓行入援孝德徙邠寧署支度營田副使於是邠寧乏食乃請屯奉天仰給畿內時公廩竭縣吏不知所出皆逃去軍輒散剽孝德不能制

秀實曰使我爲軍候豈至是邪司馬王稷言之遂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壹軍中畏戢兵還孝德薦爲涇州刺史封張掖郡王時郭子儀以副元帥居蒲子晞以檢校尚書領行營節度使屯邠州士放縱不法邠人之嗜惡者納賄竄名伍中因肆志吏不得問白晝羣行丐頡於市有不嫌輒擊傷市人椎釜鬲甕盎盈道至撞害孕婦孝德不敢劾秀實自州以狀白府願計事至則曰天子以生人付公治公見人被暴害恬然且大亂若何孝德曰願奉教因請曰秀實不忍人無寇暴死亂天子邊事公誠以爲都虞候能爲公已亂孝德卽檄署付軍俄而晞士十七人入市取酒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之斷首置槩上植市門外一營大譟盡甲孝德恐召秀實曰奈何秀實曰請辭於軍乃解佩刀選老鬻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頭來矣甲者

愕眙。因曉之曰：尚書固負若屬邪？副元帥固負若屬邪？奈何欲以亂敗郭氏，希出秀實曰：副元帥功塞天地，當務始終。今尚書恣卒爲暴，使亂天子邊，欲誰歸罪？罪且及副元帥。今邪惡子弟以貨竄名軍籍中，殺害人，藉藉如是。幾日不大亂，亂由尚書出。人皆曰：尚書以副元帥故不戢士，然則郭氏功名其與存者有幾？晞再拜曰：公幸教晞，願奉軍以從。卽叱左右皆解甲，令曰：敢譴者死。秀實曰：吾未晡食，請設具。已食，曰：吾疾作，願宿門下。遂臥軍中。晞大駭，戒候卒擊柝衛之。且與俱至孝德所，謝不能。邠由是安。初，秀實爲營田官，涇大將焦令謨取人田，自占給與農，約熟歸其半。是歲大旱，農告無入。令謨曰：我知人不知旱也，責之急，農無以償。往訴秀實，秀實署牒免之。因使人遜諭令謨，令謨怒，召農責曰：我畏段秀實邪？以牒置背上，大杖擊二十，輿致廷中。秀實泣曰：乃我困汝，卽自

裂裳裹瘡，注藥賣已。馬以代償，淮西將尹少榮頗剛，鯁入罵令謨曰：汝誠人乎？涇州野如赭，人飢死而爾必得穀，擊無罪者。段公仁信大人，惟一馬賣而市穀入汝，汝取之不恥，凡爲人傲天災，犯大人擊無罪者，尚不愧奴隸邪？令謨聞大愧，流汗曰：吾終不可以見段公。一夕，自恨死，馬璘代孝德，每所咨逮璘，處決不當，固爭之，不從不止。始璘城涇州，秀實爲畱後，以勞加御史中丞。大曆三年，遂徙涇州，是軍自四鎮北庭赴難，征伐數有功。旣驟徙，相與出怨言。別將王童之謀作亂，約曰：聞警鼓而縱。秀實知之，召鼓人陽怒失節，戒曰：每籌盡當報，因延數刻盡四鼓而曙。明日復有告者，曰：夜焚膏積約救火，則亂。秀實嚴警備，夜中果火發，令軍中曰：敢救者斬童之居外，請人不許。明日捕之，并其黨八人，斬以徇。曰：後徙者族。軍遂遷涇州。于時倉無久儲，邠無居人，朝廷患之，詔璘領鄭穎

二州以佐軍命秀實爲留後軍不乏資二州以治璘嘉其績奏爲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吐蕃寇邊戰鹽倉師不利璘爲虜隔未能還都將引潰兵先入秀實讓曰兵法失將麾下斬公等忘死而欲安其家邪乃悉城中士使銳將統之依東原列奇兵示賊將戰虜望之不敢逼俄而璘得歸久之璘有疾請秀實攝節度副使秀實按甲備變璘卒命愿將馬頓主喪李漢惠主賓客家人位於堂宗族位於廷賓將位於牙內尉吏士卒位於營次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朝夕臨三日止有族談離立者皆捕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欲謀亂秀實送廷幹京師徙珍景華于外一軍遂安卽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數年吐蕃不敢犯塞又按格令官使二料取其一非公會不舉樂飲酒室無妓媵無羸賕寶佐至議軍政不及私十三年來朝對蓬萊殿代宗問所以安邊

者畫地以對件別條陳帝悅慰賚良渥又賜第一區實封百戶還之鎮德宗立加檢校禮部尚書建中初宰相楊炎追元載議欲城原州詔中使問狀秀實言方春不可興土功請須農隙炎謂沮已遂召爲司農卿朱泚反以秀實失兵必恨憤且素有人望使騎往迎秀實與子弟訣而入泚喜曰公來吾事成矣秀實曰將士東征宴賜不豐有司過耳人主何與知公本以忠義聞天下今變起倉卒當諭衆以禍福掃清宮室迎乘輿公之職也泚默然秀實知不可乃陽與合陰結將軍劉海賓姚令言都虞候何明禮欲圖泚三人者皆秀實素所厚會源休教泚僞迎天子遣將韓旻領銳師三千疾馳奉天秀實以爲宗社之危不容喘乃遣人諭大吏岐靈岳竊取令言印不獲乃倒用司農印追其兵旻至駱驛得符還秀實謂海賓曰旻之來吾等無遺類我當直搏殺賊不然則死乃約事

何濟其兵志
且其武秀實
之疏而信又具
述其其文意也
同蓋其也

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翌日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
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僭位勃然起執休腕奪
其象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我豈從汝反邪遂
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頰流血鱗面匍匐走賊眾未敢動而海賓等
無至者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反胡不殺我遂遇害年六十五海賓
明禮靈岳等皆繼為賊害帝在奉天恨用秀實不極才垂涕悔悵
初秀實自涇州被召戒其家曰若過岐朱泚必致贈遺慎毋納至
岐泚固致大綾三百家人拒不遂至都秀實怒曰吾終不以汙吾
第以置司農治堂之梁間吏後以告泚泚取視其封帕完新秀實
嘗以禁兵寡弱不足備非常言於帝曰古者天子曰萬乘諸侯曰
千乘大夫曰百乘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今外有不廷之虜內有
梗命之臣而禁兵寡少卒有患難何以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

者為爪牙也若去之則犬彘馬牛皆能為敵帝不用及涇卒亂召
神策六軍無一人至者世多其謀興元元年詔贈太尉諡曰忠烈
賜封戶五百莊第各一區長子三品諸子五品並正員官帝還都
又詔致祭旌其門閭親銘其碑云大和中子伯倫始立廟有詔給
鹵簿賜度支綾絹五百以少牢致祭伯倫累官福建觀察使終太
僕卿時宰相李石請文宗加賻祔鄭覃曰自古殺身利社稷未有
如秀實者帝惻然為罷朝可其請孫疑文楚珂知名疑自鄭滑節
度使人為右金吾衛大將軍封西平郡公甘露之變疑當誅裴度
奏忠臣後宜免死貶循州司馬文楚咸通末為雲州防禦使時李
國昌鎮振武國昌子克用欲得雲中引兵攻之殺於鬪雞臺下沙
陀之亂自此始珂僖宗時居潁州黃巢圍潁刺史欲以城降珂募
少年拒戰眾裹糧請從賊遂潰拜州司馬劉海賓者彭城人以義

俠聞爲涇原兵馬將與秀實友善累戰功兼御史中丞劉文喜據涇州叛海賓與其子光國給以奏請及入對因言姦慝可誅狀既還光國手斬文喜獻闕下拜左驍衛大將軍封五原郡王海賓樂平郡王贈太子太保實封百戶

顏真卿字清臣祕書監師古五世從孫少孤母殷躬加訓導旣長博學工辭章事親孝開元中舉進士又擢制科調醴泉尉再遷監察御史使河隴時五原有冤獄久不決天且旱真卿辨獄而雨郡人呼御史雨復使河東劾奏朔方令鄭延祚母死不葬三十年有詔終身不齒聞者聳然遷殿中侍御史時御史吉溫以私怨構中丞宋渾謫賀州真卿曰奈何以一時忿欲危宋璟後乎宰相楊國忠惡之諷中丞蔣冽奏爲東都採訪判官再轉武部員外郎國忠終欲去之乃出爲平原太守安祿山逆狀牙孽真卿度必反陽託

霖雨增卑濬隍料才壯儲廩日與賓客泛舟飲酒以紓綠山之疑果以爲書生不虞也祿山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使司兵參軍李平馳奏玄宗始聞亂歎曰河北二十四郡無一忠臣邪及平至帝大喜謂左右曰朕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爲乃若此時平原靜塞兵三千乃益募士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以刁萬歲和琳徐皓馬相如高抗朗等爲將分總部伍大饗士城西門慷慨泣下衆感勵饒陽太守盧全誠濟南太守李隨清河長史王懷忠景城司馬李暉鄴郡太守王燾各以衆歸有詔北海太守賀蘭進明率精銳五千濟河爲助賊破東都遣段子光傳李愷盧奕蔣清首徇河北真卿畏衆懼給諸將曰吾素識愷等其首皆非是乃斬子光藏三首它日結芻續體斂而祭爲位哭之是時從父兄杲卿爲常山太守斬賊將李欽湊等清土門十七郡同日自歸

推真卿爲盟主兵二十萬絕燕趙詔卽拜戶部侍郎佐李光弼討賊真卿以李暉自副而用李銑賈載沈震爲判官俄加河北招討採訪使清河太守使郡人李粵來乞師暉曰聞公首奮裾唱大順河朔恃公爲金城清河西鄰也有江淮租布備北軍號天下北庫計其積足以三平原之有士卒可以二平原之衆公因而撫有以爲腹心它城運之如臂之指耳真卿爲出兵六千謂曰吾兵已出子將何以教我暉曰朝家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而東將出嚶口限賊不得前公若先伐魏郡斬賊守袁知泰以勁兵披嚶口出官師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十萬衆徇洛陽分犀銳制其衝公堅壁勿與戰不數十日賊必潰相圖死真卿然之乃檄清河等郡遣大將李擇交副將范冬馥和琳徐浩與清河博平士五千屯堂邑袁知泰遣將白嗣深乙舒蒙等兵二萬拒戰賊敗斬首萬級

亦萊云其卿謀
質蘭進明此是
書生有辭據名
好事却是處於
事機
欲

知泰走汲郡史思明圍饒陽遣游弈兵絕平原救軍真卿懼不敵以書招賀蘭進明以河北招討使讓之進明敗於信都會平盧將劉正臣以漁陽歸真卿欲堅其意遣賈載越海遣軍資十餘萬以子頗爲質頗甫十歲軍中固請畱之不從肅宗已卽位靈武真卿數遣使以蠟丸裹書陳事拜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復爲河北招討使時軍費困竭李暉勸真卿收景城鹽使諸郡相輸用度遂不之第五琦方參進明軍後得其法以行軍用饒雄祿山乘虛遣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復陷獨平原博平清河固守然人心危不復振真卿謀於衆曰賊銳甚不可抗若委命辱國非計也不如徑赴行在朝廷若誅敗軍罪吾死不恨至德元載十月棄郡度河間關至鳳翔謁帝詔授憲部尚書遷御史大夫方朝廷草昧不暇給而真卿繩治如平日武部侍郎崔漪諫議大夫李何忌皆被劾

斥降廣平王總兵二十萬平長安辭曰當闕不敢乘趨出桂柅乃乘王府都虞候管崇嗣先王而騎真卿劾之帝還奏慰答曰朕子每出諄諄教戒故不敢失崇嗣老而蹙卿姑容之百官肅然兩京復帝遣左司郎中李選告宗廟祝署嗣皇帝真卿謂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帝以爲達識又建言春秋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爲賊毀請築壇于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不從宰相厭其言出爲馮翊太守轉蒲州刺史封丹楊縣子爲御史唐旻誣劾貶饒州刺史乾元二年拜浙西節度使劉展將反真卿豫飭戰備都統李峘以爲生事非短真卿因召爲刑部侍郎展卒舉兵度淮而垣奔江西李輔國遷上皇西宮真卿率百官問起居輔國惡之貶蓬州長史代宗立起爲利州刺史不拜再遷吏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改尚書右丞帝自陝還真卿請先謁

陵廟而卽宮宰相元載以爲迂真卿怒曰用捨在公言者何罪然朝廷事豈堪公再破壞邪載銜之俄以檢校刑部尚書爲朔方行營宣慰使未行畱知省事更封魯郡公時載多引私黨畏羣臣論奏乃紿帝曰羣臣奏事多挾讒毀請每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以白宰相宰相詳可否以聞真卿上疏曰諸司長官者達官也皆得專達於天子郎官御史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出使天下事無細大得失皆俾訪察還以聞此古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下何望焉詩曰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爲黑變黑爲白也詩人疾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昔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陛下惡之宜矣胡不回神省察其言虛誣則讒人也宜誅殛之其言不誣則正人也宜獎勵之捨此不爲使衆人謂

陛下不能省察而倦聽覽以是爲辭臣竊惜之昔太宗勤勞庶政其司門式曰無門籍者有急奏令監司與仗家引對不得關礙防擁蔽也置立仗馬二須乘者聽此其平治天下也天寶後李林甫得君羣臣不先咨宰相輒奏事者託以他故中傷之猶不敢明約百司使先關白時閹人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天子動靜必告林甫林甫得以先意奏請帝驚喜若神故權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此權臣蔽主不遵太宗之法也陵夷至于今天下之敝皆萃陛下其所從來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竭太平之治猶可致而李輔國當權宰相用事遞爲姑息開三司誅反側使餘賊潰將北走党項哀嘯不逞更相驚恐思明危懼相挺而反東都陷沒先帝由是憂勤損壽臣每思之痛貫心骨今天下瘡痍未平干戈日滋陛下豈得不博聞讜言以廣視聽而塞絕忠

諫乎陛下在陝時奏事者不限貴賤羣臣以爲太宗之治可跂而待且君子難進易退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况懷厭怠令宰相宣進止御史臺作條目不得直進從此人不奏事矣陛下聞見止於數人耳目天下之七方鉗口結舌陛下便謂無事可論豈知懼而不敢進卽林甫國忠復起矣臣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林甫國忠猶不敢公爲之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悔無及矣於是中人等騰布中外後攝事太廟言祭器不飭載以爲誹謗貶峽州別駕改吉州司馬遷撫湖二州刺史載誅楊綰薦之擢刑部尚書進吏部帝崩以爲禮儀使因奏列聖諡繁請從初議爲定袁倓固排之罷不報時喪亂後典法湮放真卿雖博識今古屢建議釐正爲權臣沮抑多中格云楊炎當國以直不容換太子少師然猶領使及盧杞益不喜改太子太師并使罷之數遣人問方鎮所便

將出之真卿往見杞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面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舌舐之公忍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骨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建遣真卿四方所信若往諭之可不勞師而定詔可公卿皆失色李勉以爲失一元老貽朝廷羞密表固留至河南河南尹鄭叔則以希烈反狀明勸不行答曰君命可避乎既見希烈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拔刃爭進諸將皆慢罵將食之真卿色不變希烈以身扞麾其衆退乃就館逼使上疏雪已真卿不從乃詐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數輩繼請德宗不報真卿每與諸子書但戒嚴奉家廟恤諸孤訖無它語希烈遣李元平說之真卿叱曰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顧吾無兵戮汝尚說我邪希烈大會其黨召真卿使倡優斥侮朝廷真卿怒曰公人臣奈何如是拂衣去希烈大慙時朱滔王武俊田悅李納使者皆在坐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

久矣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求宰相孰先太師者真卿叱曰若等聞顏常山否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師後雖被執訴賊不絕于口吾年且八十官太師吾守吾節死而後已豈受若等脅邪諸賊失色希烈乃拘真卿守以甲士掘方丈坎於廷傳將阬之真卿見希烈曰死生分矣何多爲張伯儀敗希烈令齎旌節首級示真卿真卿慟哭投地會其黨周曾康秀林等謀襲希烈奉真卿爲帥事洩曾死乃拘送真卿蔡州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墓誌祭文指寢室西壁下曰此吾殯所也希烈僭稱帝使問儀式對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諸侯朝覲耳興元後王師復振賊慮變遣將辛景臻安華至其所積薪于廷曰不能屈節當焚死真卿起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希烈弟希倩坐朱泚誅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真卿再拜奴曰宜賜卿死曰老臣無狀罪當死然使人何日

趙明誠云案新史紀
傳曾公以貞元年被
宗年于六而舊史德
宗實錄皆云沒與
元元年之疑新
史誤

長安來奴曰從大梁來罵曰乃逆賊耳何詔云遂縊殺之年七十
六嗣曹王臯聞之泣下三軍皆慟因表其大節淮蔡平子顏頊護
喪還帝廢朝五日贈司徒諡文忠賻布帛米粟加等真卿立朝正
色剛而有禮非公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曾
公如李正已田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
皆有功善正草書筆力遒婉世寶傳之貞元六年赦書授頊五品
正員官開成初又以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贊曰唐人柳宗元稱世言段太尉大抵以爲武人一時奮不慮死
以取名非也太尉爲人姍姍常低首拱手行步言氣卑弱未嘗以
色待物人視之儒者也遇不可必達其志決非偶然者宗元不妄
許人諒其然邪非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乎當祿山反哮噬無前
曾公獨以烏合嬰其鋒功雖不成其志有足稱者晚節偃蹇爲姦
臣所擠見殞賊手毅然之氣折而不沮可謂忠矣詳觀二子行事
當時亦不能盡信於君及臨大節蹈之無貳色何耶彼忠臣誼士
寧以未見信望于人要返諸已得其正而後慊於中而行之也嗚
呼雖千五百歲其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可畏而仰哉

段顏列傳第七十八終

唐書百五十三

唐書百五十三

